

言論・自由・爭取



李敖——

研究資料集刊3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總序

一陣旋風經過，只留下驚愕者在凌亂中摸索與重建。

李敖先生辭世後的這些年，對於他的讀者、聽眾、學生乃至信徒而言，無疑是充滿遺憾和惋惜的。李敖先生還有太多想做的事沒有做，還有太多要寫的書沒有寫，不管是對作者還是讀者而言，這都是難以釋懷的。我們固然不能替李敖續寫這些偉大驚人的篇章，但我們也沒有停下傳遞李敖精神的腳步，從李敖網站、李敖研究論壇到大李敖全集，一批批李敖研究者不斷努力，從一個個文字、一張張圖片、一則則新聞，到一段段評論、一篇篇文章、一本本專書，李敖研究者就這樣用實際行動踐行了李敖精神，我們堅信，李敖的精神與思想將以這種形式永遠存在下去。

自互聯網興起的幾十年來，兩岸的李敖研究者為我們留下來珍貴的資料，這些資料在形式上雖不同於專業學者著作，但在內容上卻遠勝許多所謂學者剪刀漿糊之作。然而隨著網站的查封，人員的流散，很多資料丟失了。而由於消息的閉鎖，許多與李敖相關的文章和報導也散落在互聯網的各個角落，不為李敖研究者所易見。有

鑒於此，我們決定發行《李敖研究資料集刊》，內容採集範圍涵蓋名家文章、讀者作品、媒體報導，謹將其中有助於李敖研究的文章和資料揀選成輯，定期推出，既不損前賢之功，又可廣後來之聞。其中的一些資料，或許會在將來單獨結集發行。同時，也希望讀者可以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多的成績，如有佳作，歡迎隨時投稿。另如涉及版權問題，請及時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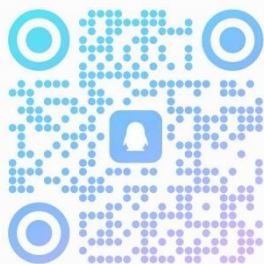
最後，僅以此集刊獻給九十歲的李敖先生。

辰之 二〇二五年三月一日

月份牌



李教星火
群号: 578505007



李教星火 QQ 群

群内有海量李教相关资料，同时聚集着众多李教资深读者，能够为李教读者提供交流与学习的极佳场所，期待您的加入。

大李教全集 5.0

由 wjm_tcy 等众多李教研究者耗时十余年，集大量人力物力制成，汇聚李教书籍、影音三千一百四十余万字的大李教全集 5.0 版本已于 2023 年正式上线，诚为李教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搜索 <https://books.leeao.net>，即可在线浏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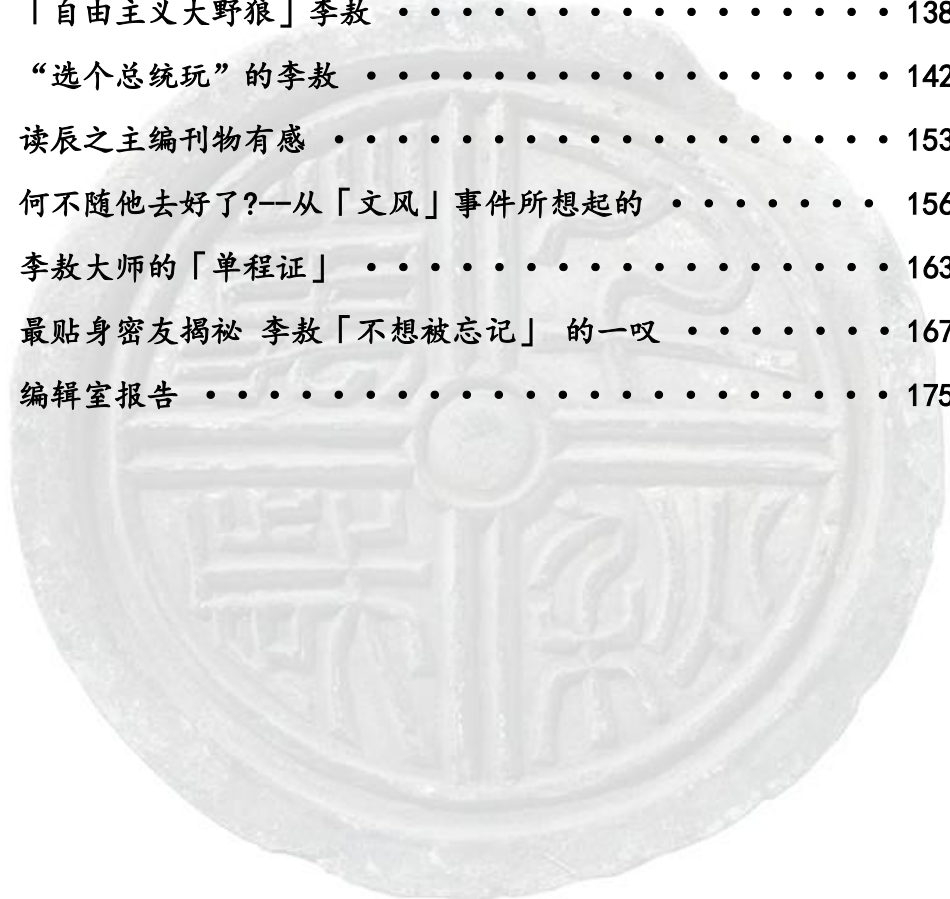
AI 李教

AI 李教基于 deepseekr1671B 大模型，使用的知识库为《大李教全集 5.0》，可帮助读者回答大量李教相关问题。
国内地址: ai.leeao.net
国外地址:
https://huggingface.co/spaces/aihuashanying/ai_leeao

目录

专访李敖——谈胡适的自由与容忍	1
与李敖相处的 50 个小时	10
李敖与吴俊宏的通信：如何看待两岸问题	18
追忆英雄年华——读李敖小说《上山·上山·爱》	24
李敖也爱钱，曾威胁凤凰卫视，不签约就要跳“黄河”	34
传统的敖之，反叛的敖之	37
问与答	41
缅怀七首	54
纪念组诗	56
遥望李敖	58
李敖捐赠一万美金	60
AI 李敖使用指北及开发记录	63
林正杰回忆“党外”岁月	71
什么人才配写李敖？——指正《台湾狂人李敖》的几处谬误	89
【三十年遗忘录】埋伏在血液里的叛逆火焰——陈芳明看李敖	107
自由主义者及其幻灭：《文星》与李敖	121

给亲爱的李敖大哥	126
敬悼李敖与李敖的那个时代	130
「自由主义大野狼」李敖	138
“选个总统玩”的李敖	142
读辰之主编刊物有感	153
何不随他去好了?—从「文风」事件所想起的	156
李敖大师的「单程证」	163
最贴身密友揭秘 李敖「不想被忘记」的一叹	167
编辑室报告	175



专访李敖——谈胡适的自由与容忍

童清峰

一九六一年胡适寄新台币一千元给当时读台湾大学研究所的李敖「赎当」裤子，从此这两个相差四十四岁的人开启了一段不解之缘，虽然两人是君子之交，但不容否认，胡适思想得以流传，李敖居功厥伟，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成了道道地地的胡适通，甚至连胡适自己都承认，李敖比他自己还了解他。

什么是胡适的真精神？李敖说：「自由、容忍、心平气和，不要喊杀喊打，没有新东西，也都是常识性东西，过去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要革命，这种常识就被埋没了，胡适一辈子做人从来没有喊杀喊打，就是温和才有胡适。」以下是李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内容纪要：



胡适
(1891-1962)

别人会赞美他，说当年我穷困的时候，你送一千元给我，可是我李敖不一样，还你一百三十万台币，给你一个铜像「卡」住北京大学。

胡适的思想能给大陆知识界怎样的启迪？

应该心平气和、理性一点看问题，不要整天群众运动，喊杀喊打，政府不需要那么大权力，老生常谈嘛，可是当时这个思想，大家听起来不够火爆，陈独秀、李大钊，还有毛泽东，都改走共产党这条路，认为枪杆子出政权，所以胡适变成被打击对象，他代表缓



胡思杜

(1921-1957)

和的势力，抗战刚胜利的时候，胡适打个电报给毛泽东，当时英国工党胜利，邱吉尔被赶下来，胡适跟毛泽东说，你看看英国，在野党就可以把执政党打下去取得政权，为什么共产党不走这条路？毛泽东看了这个电报，甩都不甩胡适，他认为这是书生之见，我没有这几把烂枪，早就被国民党消灭了，怎么会允许我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正确，胡适势力代表美国的

势力，就是一路讲美国好话，自由民主，美国有一段时间对胡适不

錯，所以共產黨要打擊胡適，消滅胡適思想，後來他小兒子胡思杜都自殺了，胡適生前也知道他兒子死了。

相較於大陸對胡適的尊崇，台灣對胡適相對冷落許多，為什麼會這樣？

兩邊都不喜歡他，左派右派都要整他，左派右派都是列寧式政黨，就是有黨魁、黨中央、中央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有黨紀、可以開除黨員，這跟現代民主國家政黨的成長背道而馳，因為是列寧式政黨，所以有結論先出來了，就是它不可能促進民主政治，這就是我為什麼說台灣的民主是假的，國民黨是列寧式政黨，民進黨也是列寧式政黨，所以就反對胡適。

歷史學家蔣廷黻說過，他們這一代跟胡適這一代是知識分子影響中國政治的最後一代，因為那時候知識分子被人家尊敬，現在知識分子不值錢了，被政客利用，古往今來能夠為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的只有一個人，就是我。



蔣廷黻

(1895-1965)

可是胡適有一個本領，他

坚持原则，但态度很温和，跟大家做好朋友，甚至跟当时在野的青年党（法西斯政党）主席曾琦也是好朋友，大家知道他没有野心，也愿意跟他做朋友，这是胡适了不起的地方，但这种交际应酬把他毁掉了，他有很多文化酒肉朋友，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后来他等于是鬼混了。

胡适很会做人？

当年胡适在北大做文学院院长，鲁迅从南边回来，胡适说「欢迎你卷土重来」，鲁迅当场翻脸，「我可以卷土重去」，鲁迅是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性格，五十六岁得了肺病死掉了，他死后出的《鲁迅全集》还是胡适帮忙，胡适度量很大。

在五四人物中，胡适最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他是留美派，其他都是留日本的，只有我看到这种区别，留美的训练就是威尔逊式的，

留日的就是天皇那一派，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这批人的训练不是美国式的，他（胡适）自由民主方面的想法比他们好。



鲁迅

(1881-1936)

《鲁迅全集》我看了半天，反对议会政治，这难道是民主吗？陈独秀说唯物史观是科学，这批搞思想的人头脑都不清，比较起来，胡适比他们清楚。

你跟胡适的关系淡如水，后来下工夫研究胡适，对胡适思想的流传功劳很大，为什么对胡适特别感兴趣？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没有什么书好看，都被查禁掉了，胡适的书没有被查禁，但有被修改，如台湾版的《胡适文存》跟原文就不一样，删掉了很多，我在《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台湾版的《胡适文存》怎么被删改，雷震看到就写一封信给胡适，说我是专家，胡适在美国看到，觉得一个大学生怎么这么厉害，把他研究得这么透彻，回到台湾就跟我见面，他说你比我胡适更了解胡适。



雷震

(1897-1979)

为什么要研究胡适？

你不能研究马克思嘛！台

湾整个把你卡住了，在漫漫长夜里面，他还算是表面上没有被查禁的一个人物，事实上我在台湾六十多年来，台湾只有两个人还够看

的，一个是胡适，另一个就是殷海光，其他人通通不够看，不够看代表不值得一谈，可是胡适在台湾已经「老惫」了。

为什么？

因为他无能为力嘛，他光棍一个，他的学生、朋友们都是共产党。

为了研究胡适，你下多大工夫？

先把胡适的著作彻底的找到、看到，这是我的看家本领。我有一个朋友李高雄在旧书摊买到一本胡适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年谱》，里面关于胡适批评国民党的文章都被修改，被什么人修改？被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修改，所以整个年谱看不到胡适骂国民党的文章。

你说胡适对你影响不多，只有一部分，是哪一部分？

不相信国民党，都是骗人的，党的宣传都不可信。胡适的方法是很温和的，蒋介石当时要连任总统，没有人敢反对，胡适就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希望他不要选，而且不但不要选，最好退出国民党，因为他要选的话，各党各派都会拉拢他，所以要毁党造党，让国民党分裂，互相制衡，张群不敢转达，蒋介石知道了，很光火，在《蒋介石日记》把胡适痛骂一顿，这就是胡适，别人不敢讲的时

候，他敢讲真话，讲得很温和，后来蒋介石还是当选了，但胡适还是捧场，总统当选证书还是胡适当场送给他的。

雷震被抓的时候，胡适在海外讲雷震是爱国者，审判时他愿意做证人，这是给蒋介石难堪，后来不得已蒋介石见了胡适，事前有言在先见面不谈雷震案，聊到最后，蒋问他有什么国际趋势，胡适说雷震案让我在海外头都抬不起来，这种事怎么可以军法审判？而且只开一次庭就判他十年，所以蒋介石很讨厌他，一直骂他。后来雷震坐牢，胡适并没有去探监，被人批评。别人不知道真相，我知道。

为什么？

他们有交换条件，胡适不刺激国民党，但雷震坐十年牢，在监狱里要优待他，雷震在监狱里睡的是弹簧床，还有冰箱，我都羡慕死了。所以我的结论是：看雷震需要勇气，不看雷震更需要勇气！

整体来说，你对胡适的评价怎么样？

很难得有这样的坏人，知识分子头脑不错的一个。

你认为胡适对两岸有什么贡献？

在中风狂走的时候，可以看到心平气和的一个人，像胡适那样，不是为了钱，用心平气和的方法、用智慧的方法，也可以推广自己

的想法到某种程度，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现在的人不尊敬知识分子。

（本文见于《亚洲周刊》二十六卷三十期）



与李敖相处的 50 个小时

陈书娣

许多顶着“大师”名号的人，往往太在意生前身后事，太在意得失。于是，李敖的自我、坚持和嬉笑怒骂才显珍贵。

零距离 8 月 30 日，李敖携妻子儿女游览杭州时，被媒体追访。

几十小时的如影相随，也许并不能太多了解一个人，但我必须为 4 天的贴身采访写点什么。我曾从年幼时仰慕李敖，到后来少年狂傲轻视李敖，再到后来随着年岁渐长渐渐有一丝懂得李敖，这三者的时间转换，令我嗅到时光的味道。相信有许多青年人，与我有同样的感知。所以我对李敖的记忆，注定由时光说起。

他老了。不管是谁，令人觉得老，总是一种非常心酸的感觉。更何况，这个人一直顶着“大师”名号纵横江湖。他的老，之于他年轻时的不灭神采，更具有强烈对比性。任何一种勇者，在时光面前都无所适从，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曾经挥斥方遒的文字将军。

>>新闻提示

这是一篇采访手记。在 8 月 26 日到 8 月 31 日期间，本文作者跟随李敖参观了世博会，以及上海博物馆、书局、浙江博物馆等地。

李敖，这个 35 岁就开始将青春耗费在监狱的人；这个一辈子出了 90 多本书，有 60 多本被查禁过的人；这个口口声声称“我都习惯被查禁了”的人；这个喜欢女人，喜欢“高



李敖世博行

幼白瘦秀”女人的男人；这个 70 多岁还写了黄书《上山・上山・爱》；然后“笔耕不辍”地又写《虚拟的十七岁》，不知道要献给谁的人，是我从记事起就开始听闻的人，是几乎所有念书的人都认识的人。

我从网上找了李敖的《虚拟的十七岁》，不好看，没有太激情的镜头，显然难比《上山・上山・爱》的情色浪漫，也许那时候的他对女人还有激情。他自己也说，现在看了女生，就只能看一看了。

他善于调侃、自嘲，“世界三大男高音跟我同岁，他死了。我也岌岌可危”。他谈生死，置之度外，当然这种对生死泰然的言辞，是所有老人令人敬佩的一种能力。我们年轻人不太懂，当然不懂，这个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波与文字风波的老人，一生笑谈纸面沙场，风流不羁，更比寻常人懂得。

这一个星期，李敖令人刮目相看的，首先是他的体质，其次是他的谦卑。无论是给他端茶送水的服务员，还是灵隐寺的住持方丈光泉，或者是政府高官；给他拿来任何东西，他都会恭恭敬敬站起来，说：“怎么敢当！怎么敢当！”满脸诚恳，微微躬身，轻轻点头。



李敖上海记者见面会

记者会上，他认真地对记者说，“让你们满意，尽量会回答你。”他对值得敬佩的问题非常认真，会赞扬记者的发言；但他对无知的问题也没有不屑，四两拨千斤，三下两下挡回去，哈哈一笑，皆大欢喜。

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贴身随访，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们发稿，他在午宴间接受各种媒体的盘问；下午他继续看各种博物馆、书局，我们在人堆里大汗淋漓中泅泳；晚饭我们发稿，他在晚宴里接受各种记者的盘问；晚上他接受专访，我们发稿。半夜，他接受专访，我们发稿。

在任何一个间隙，都有无数人围绕着，这种行程不应是一个老人的行程，但李敖扛下来了。在扛下来的过程中，他还能保持有力的智慧，嬉笑怒骂。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记忆力惊人。5年前，《楚天都市报》记者张欧亚对他说：“李敖，你这次来北大清华演讲，前呼后拥，万众瞩目，但你谈到教育，说狮子是哲学家，在小狮子成年后把它赶走。你忘记了，狮子是独居动物，你应该谈论人类一样的群居动物。李敖，你一辈子都在对别人的一点小错误揪住不放，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犯错误，你这样是否对别人不公平？”李敖一惊，当时他没有正面回答。但他记住了“张欧亚”这个人。5年后，当张欧亚在上海饭店出现时，李敖从我的身边探出手，抓住张欧亚的手：我记得你，你很厉害！这是独属于李敖的记忆。

這輩子，不知道李敖能記住多少事情，除了縱橫古今的歷史細節、古典字畫、中外書籍，還有那麼多次愛情，或者性幻想，以及能夠與他對話的人。他似乎不知疲倦，永遠在思考。李敖令我覺得，生死有命，而學習是貫穿一生的過程。

李敖崇拜事實。他強調一個文字工作者要懂得查閱資料，尊重歷史，要有厚度。他對兒子也有同樣的告誡和要求。記者往往愛把李戡和韓寒相比。記者會上，台灣記者對李戡詢問同樣的問題，李



韓寒

敖護犢心切，搶答說，李戡寫書用了4個月，在圖書館查閱了很多書籍，有所依據，“沒有空發評論，這是值得尊重的”。“我的兒子才17歲，10年間，我兒子也有可能賽車，寫書，也有可能翻江倒海。”

李敖對歷史學術有著超乎尋常的認真，對他而言，著書立說是嚴肅的事，所以字斟句酌，絕不玩笑。所以当記者問他，大陸對歷史科學的研究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時，他說，“源頭錯了，結論很

容易错误”。他有胆量质疑任何一种权威，在权威面前，他玩笑如顽童。

当然，他自我。李敖去世博会，看了看各个场馆的建筑，但是每当记者询问观感，他并没有发出任何过分褒扬的言辞。每次游览结束题词，他也多有调侃，譬如“我爱阿斗”，譬如“到此一游”，他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也这么调皮。他如此自我，如此在意自我感受，绝不屈就，绝不说任何违心话。这一点是无关于他是否是名人，或者是否一直被世人所追捧，他从年轻时就这样忠实于自我感受，甚至老了还在博客里写“陈文茜小妹胸部好大”。

其实，我们都想知道这个自我的李敖，这一生忌惮的是什么呢？我没有机会问，也没有时间问，也没有多余的思考来问。

这4天的行程过分紧张，紧张到我们3个记者每个人每晚都要崩溃一次。我们深知机会难得。没有多少人能与这样一个富有争议的人，如此近距离接触。看他的衣着，看他的脸，看他的墨蓝色墨镜，脸上沟壑纵横，嘴角的笑意若有若无，眼神熠熠发光；听他说话，句子很短，字与字之间节奏又很快；爱讲野史，脱口而出就是一个“徐渭杀妻”的故事；听他说“我上节目，穿红衣服很好看呀。后来红衣服洗破了，刘长乐又送了我两件一模一样的，他很细心”。

在我写稿的当口，动车组正在从杭州回到上海的路程中；这时，也正有无数人围绕着李敖。李敖坐在热气蒸腾的人群中央，嘻嘻笑笑，南方城市气压逼仄，空气潮湿到衣服紧贴着脊背，发丝粘在脑门。公关、媒体、随行人员团团围绕在他身边。大家都认为，和他讲话，听他逗趣，他会高兴。有些记者凑上去，似乎能与李敖对话本身比对话的内容更重要。我有时候略有愤怒，一些问题听起来，像与幼儿的对话。他们把李敖当什么？我心想。

但是，和长年累月与李敖相处的人相比，我绝不是最了解他的，但我相信，他一定很累，很想闭嘴，不想说话。尽管他说了一辈子，不多这一时，不少这一刻。但大家不要忽视了，他是一个75岁的老人。

这辈子，不知道李敖能记住多少事情，除了纵横古今的历史细节、古典字画、中外书籍外，还有那么多次爱情，或者性幻想，以及能够与他对话的人。他似乎不知疲倦，永远在思考。

如果李敖是一个女人，那就是一出悲剧。一个女人，如果思考得太多，又长得漂亮，那就彻底完蛋了。李敖算得上是一个美男子，年轻时候的他，相貌堂堂，眼神犀利，嘴角坚毅，身材颀长。

他年轻时风流韵事一出又一出。传说中的王小屯夫人，这次也随行来大陆，我也见到了许多次，聊了几次天，她没有我想象的惊艳，但气质冷冽。

在写这篇手记时，我再一次阅读了网友们对李敖的留言。言论



日本兵骑着高头大马

五花八门，但是无论如何，请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经历过年岁的老人，看过日本兵骑着高头大马经过身边，被蒋介石带去台湾，在牢狱里面踱方步健身，不停写字，从35岁开始坐牢，从来嘴硬，不肯服软，

即使经受牢狱的迫害，也还想着美女的老人。我们姑且不去听，不去看他到底写了些什么，骂了些什么，使哪些人不快，或者使哪些人痛快，但是，能像李敖这样毫不屈从权威、敢于坚持自我，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我问他，平常最喜欢做些什么，有怎样的休闲娱乐，他回答：“我是工作狂呀。”但是，在这几天，他也不断地提到自己老去，他对我说：“我感慨，但我不感伤。”

李敖与吴俊宏的通信：如何看待两岸问题

公共论坛

【编按】知名作家、政治评论家李敖 18 日逝世，享寿 83 岁。

李敖一生参与中西文化论战，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以自由主义论述力抗两蒋政权，其反美、反日、反台独、主张中国统一的立场，也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留给世人许多犀利见解。

以下为「成大共产党案」白色恐怖受难人吴俊宏 1999 年写给李敖的一封信，以及李敖的回覆，两人就统独问题交换了意见。吴俊宏认为，李敖仅就台独「现实不可行」为考量，力主一国两制，并不足以说服台湾人民，吴认为统独问题归根



吴俊宏

到底是「世界观」的问题，需让台湾人理解当时中国的落后处境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坎坷过程密不可分，由此改变台湾人对于大陆的

鄙视和敌视心理。李敖回信表示十分同意，但他也批评台湾是浅碟化的社会，所以「只就功利面而非道德面」晓以利害。

面对今日中国崛起的局势，两岸经济发展早已逆转，台湾对大陆也丧失经济优势，然而两岸问题却没有如李敖所预想，能因为「功利面」的考量而自动解决，反而是隔阂更深。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吴俊宏信中所强调的「道德面」，或许是今日更值得我们深思的角度。此文曾刊于李敖电子报，吴俊宏也以此文聊表对当年狱中难友的悼念。

李敖兄：

我叫吴俊宏，我和吴荣元是同案，是「成大共产党」的一员，民国 61 年，我和你一起被关在新店军法处看守所，你在 11 房，我在 14 房，和李荊荪同房，我们曾是邻居，但不曾谋面，实一憾事。你的传真号码是刚刚吴荣元告诉我的。

今晚从环球电视台听到你在台大演讲，真是精彩绝伦，大快我心。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坐了十年的政治牢，但并不因此主张台独，而是主张统一，更赞成一国两制。但我的这种主张，却在当前的岛内政治气氛里，被压得启不了口，只能在我们的圈子里和一些同志相濡以沫。这次大选，你大谈一国两制，而且振振有词，雄

辯諸方，可以说替小弟抒发一口闷气，真感激不尽。只不过对于你对一国两制的提法，小弟稍有意见，仅提供参考。

基本上你对一国两制的说法，是基于台独现实不可行的考量，你认为台独将引发战争，而 60 个打 1 个，台湾打不过大陆，且平白丧失父母亲友的生命，故不可台独。这种说法和时下一般统派人士的说法类似，他们也强调「台独将导致战争，故不可台独」。

这样的说法，固然可从威吓的效果上劝阻台独，却不能从道德上说服台独倾向的台湾人民。以下我想从道德上提出个人浅见，还望指教。

我与台独人士争辩时常喜举出一个例子：

封建经济时代，佃农常被地主剥削得三餐不继，甚至常需向地主告贷，当还不起钱时，家中儿女，常被地主抓去当长工。可悲的是，这些长工，在地主家虽当奴隶，但却觉得待在地主家比待在他老家好，至少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虽然这些穿住的都是拾地主余唾的东西，但日子一久，他却逐渐地不喜欢老家了，甚至于看不起老家的穷爹娘穷兄妹，最后终至于说出：「我和你们不同家，我不是你们的亲人」。

我想用以上的例子来形容今日主张台独人士的心态，大概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从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一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史。1949年两岸分离后，台湾被划入美日帝国主义体系内，并伴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而逐渐富裕起来，相反的，大陆的共产党，在原本薄弱的基础上，继续与帝国主义进行艰困的冷战热战，并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错误实践中，导致贫穷落后，贪污腐化，人民生活比台湾差，政治民主也不如台湾。

台湾富大陆穷，台湾好大陆差，这是两岸的差异，对待这种差异，台湾人可以同情大陆，体谅大陆在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坎坷旅程；但台湾人也可以看不起大陆，鄙视大陆。不幸的是几十年来台湾的政治运动，却把台湾人民导向后者发展，时至今日，上从李登辉的言论下至一般市井小民的街谈巷论，可以看出到处充满着对大陆的不屑与鄙视，甚至敌视的心态。这种心态就如前面所举例子中的长工一样，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我们不是一国，而是两国」。

至于台湾的政治运动为何会演变至此，说来话长，但它和台湾几十年经济发展下产生出来的一批新兴中产阶级有关，在这个阶级所带动的政治运动下，国际冷战虽已结束，但两岸关系却更趋紧张，

这实非台湾之福。解决之道，台湾必须纠正一度被扭曲的心态，改变对大陆的鄙视心理，改采对大陆同情帮助的心态，如此两岸或可共存共荣，免去一场灾难。

统独问题，归根到底是世界观的问题，脑子里尽是欧美世界观的人，是会敌视中国的，而具有中国历史观的人是能够同情体谅中国今日的贫穷落后的。

以上个人浅见，还望指正。

吴俊宏 1999. 12. 1

以下为李敖的回覆：

跋：看了我小难友吴俊宏老弟这封语重心长的信，我特就一个重点写下感想。

俊宏说我的演讲「固然可从威吓的效果上劝阻台独，却不能从道德上说服有台独倾向的台湾人民」，他的评论，很是精到。但我毕竟比俊宏要大好多岁，所见时代转变下的人的转变已多，我忧患余生，实在不敢向芸芸众生要求他们的道德面，台湾已是浅碟的、现实的、短视的社会，人也变成这副德性与造型，所以我在大声疾呼，也只就功利面（也就是非道德面）晓以利害，其他更高的层面，实已不敢奢求。这样反倒少点失望，多一点务实。俊宏老弟是理想

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该觉悟到道德面的人物（像他和我）实在已是稀有动物了。

我同意俊宏来信的所有观点，但我忍不住要提醒他：对庸庸碌碌的众生，不要做太好的梦。（1999/12/2）



追忆英雄年华—— 读李敖小说《上山·上山·爱》

杨照

李敖老了。虽然他外表上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小二十岁，虽然他还精力旺盛活跃得很；虽然他的言论、行为比许多比他年轻的人都更生猛，不过李敖真的老了。



《上山·上山·爱》

李敖老了最重要的迹象在于他继续活在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里，继续用那个时代的条件来回应周遭的事件与情绪。李敖所习惯的那个时代，有一个庞大的威权，垄断了所有的真理权力。那个时代的那个威权思考的模式，第一是我们之间如果存在差异，如果你和我不一样，那就必定我对你错，我绝对对你绝对错，没有大家各有道理、不对不错的空间。

所以那个时代的那个威权不和人家辩论，它的基本发言姿态是宣告、是断定。只有肯定不对不错空间存在的前提，才有辩论开展的可能

性。那个时代的那个威权思考模式的第二个特色是，凡事都有单一标准可以订出个高下来，而且人生活活动最重要的核心，就在评定、争取这高下。大家只能你推我挤抢在这套量尺前的高下位置，却不能不许去质疑量尺本身的存在合理性。

李敖属于那个时代。他的英雄形象、英雄地位来自于在那个时代成功地对抗、反叛了那个权威。他能够成功，除了他的智慧、他的博学、他的狡狴之外，不能忽略地是他套袭权威模式将之翻转过来，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的策略，他以雄辩以数量惊人的文件，持之以恒地论证权威是虚伪的权威是错的，李敖自己绝对地对、不同意他的就绝对的错。他以强硬的态度宣告，只有李敖是最好、最了不起的，其他不同于他反对他的，都是二流以下的。

李敖以他自己的单一标准来对抗他讨厌的国民党的单一标准。他习惯以这套单一标准来衡量一切，他摆脱不了这样的习惯。即使在国民党已然转型、权威的单一标准已然崩溃的新时代里，李敖依然用是不是反抗、是不是反对来衡量这个世界上的言论与行为的价值，浑然不觉要反对反抗、值得誓死反对反抗的那个敌人已经不存在了。

时代在变，李敖不变。于是李敖不变的姿态与言论，就在时代的推移下，被赋予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这个社会里扮演起完全不同的角色。

《上山·上山·爱》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做为知识分子，他的形式上的条件，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形态的、批评形态的、异议形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形态的。因为他们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持真理的过程中，对这种一面倒表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更重要。…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以不随波逐流为职业、以不谄媚权贵为职业、以不与当道合作合拍子为职业。他的职业就是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李敖当然自认为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想必也知道他这种「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理想，其实不是中国传统下的产物。中国传统下的知识分子理想，从孔子开始就设下了一个深层的矛盾，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满意现状，另一方面却又要设想、追求一种完美秩序。在这套完美秩序里，既然一切都完美，也就取消了反对的空间与反对的可能。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反对，他们一边反对一边却要矛盾地致力建立一个没有反对、不容反对的理想国度。

最明显的例子正就是孔子。他不断宣扬教化要收拾春秋时代的乱象，回归到周初的封建秩序里。他对齐景公解释他的梦想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按照封建理想规划中范定的去做，自然就会天下太平。然而孔子却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如果真的都照周初封建安排那样「君君臣臣」了，那孔子自己和他那一大堆弟子们哪里有位子呢？原本封建秩序里哪有空间让人家可以把贵族教育教材内容，拿来「有教无类」传授给不属贵族出身的人呢？封建秩序里又哪有一种角色，专靠教学生为业，靠知识与学生而可以周游列国发挥影响力的？

孔子自己不属于他想要实现的那个复古理想国，这是多么矛盾多么讽刺的事！当然我们可以替孔子设想开脱，他与弟子们也许只是过渡性的角色，他们作中介工具来召回周初理想社会，等这个梦想实现了，他们也就「各复其位」，回去作低级贵族、作农夫、作工匠，不再需要存在「儒者」这样一股势力了。

这样的设想，就使得儒（或士或知识分子）成为过渡性的、工具性的。而且他们的任务正在追求自我的取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紧箍咒。

在中国，「为反对而反对」是可以拿来指责人的话。理直气壮地骂人家「为反对而反对」，背后的预设是知识分子必须有建设性，必须提出正面的答案，不能只是质疑只是反对。从骂人「为反对而反对」，再下一步就产生强大的压力要求知识分子去寻求可以带来正面解决的权力，也就是和既有体制、现状和解妥协，换来可以使影响力的位子。所以中国式的知识分子，永远没办法真正特立独行，永远与他们应该要批判应该要对抗的体制又离又即、纠缠不清。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李敖了不起的地位，就在他弃绝了这套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挣扎，他就是要「为反对而反对」，他就是不给正面答案，他就是不上当不去「实践理想」，他只攻击攻击再攻击。

李敖认知中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使命，就是一再骚扰这个社会。这种立场最接近希腊苏格拉底的「牛虻」（gadfly）说法。「牛虻」无所事事飞来飞去，唯一发挥的作用就是让人不安。有些人受不了「牛虻」，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没有人喜欢牛虻，可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却不能缺少「牛虻」。

因为群体、社会容易发展出自我催眠自我欺瞒的机制，一个安稳、大家都可以睡得很好的群体、社会，几乎无可避免是盲目的。「牛虻」让大家不安，也就是逼大家睁开眼睛来看待现实。

然而李敖目前的困境，就在他依然在攻击依然在批评，可是这个社会却不再把它看作「牛虻」，没有人再觉得被他和他的言论骚扰。李敖还是李敖，然而会被李敖冒犯，因为李敖其人其言而感到不安的，却越来越少了。

李敖在这个时代依然受到注目，依然拥有高知名度高曝光率，是因为有越来越多人觉得他很有趣。李敖不再骚扰（disturb），李敖提供另类娱乐（entertain）。

为什么会这样？这真的不是李敖的问题，李敖一直还是李敖，只是时代更易了、社会改变了。现在的李敖最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得，他心目中的万恶魔鬼在别人看来是一座座巨大却无害的风车了。

李敖其实也自觉到自己由一个异议骚扰分子转型成为偏激娱乐角色的转变。他偏激依旧，然而他的偏激引来的不再是愤怒或忌讳，而是看热闹的莞尔笑容。

《上山·上山·愛》虽然是李敖的第二本小说，不过在性质、主题上，这本小说和前面那本《北京法源寺》却大异其趣。《上山·上山·愛》真正承接延续的是《李敖回忆录》以及《李敖快意恩仇录》。《上山·上山·愛》主角虽然主角不叫李敖而叫万劫，不过从他的经历到他的遭遇到他的性格，彻头彻尾就是李敖的翻版。甚至连小说中部份情节梗概，都在李敖的回忆录当中出现过。换句话说，《上山·上山·愛》其实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写李敖认为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伟大情史。回忆录的写作，让李敖过了自吹自擂的瘾，然而回忆录的形式，毕竟还是限制了李敖只能去写真正发生过的事，然而真正发生了的事，不管再怎么戏剧性再怎么英雄，到底还是跟李敖心中赋予的自我形象，有一段差距。

《上山·上山·愛》里的万劫，是英雄时代李敖的理想化身。李敖藉着写万劫，不只可以不断把自己带回那个一逝不复返的英雄时光中，更可以修改真实英雄历史中不够完美的过程。所以《上山·上山·愛》呈现了李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身影，呈现了李敖心目中的理想爱情过程，也呈现了李敖心目中的理想男女性关系。

说老实话，李敖铺陈的理想女性、爱情过程，乃至男女性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或特别美丽或特别高妙之处。他的理想女

性没什么自我个性、他追求的爱情过程短暂而造作、他能享受的性关系完全是男性中心、征服本位的，这些东西对经常浸淫在日剧丰富的爱情细腻质地的新台湾社会来说，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吸引力。

不过倒也不能就这样论断《上山·上山·爱》除了满足李敖的自恋癖外，便一无可取。《上山·上山·爱》最有趣、最迷人的地方，既不在李敖「大头」的表演，也不在他「小头」的征服，而在「大头」为「小头」服务，以雄辩知识内容来作为调情材料的这段过程。

《上山·上山·爱》写得最好的部份，就是调情。甚至可以说，《上山·上山·爱》中所有的内容，都是调情的工具与调情的内容。李敖在这本小说里，把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反叛、所有的英雄行为，恣意地搬出来，作为一步步引诱少女和他上床作爱的钓饵。故事里三十年前与叶莱的关系是这样，三十年后与君君的关系也是这样。

小说里的万劫，如果换个角度看的话，就像只发情中的公鸡，急于展示自己最美丽的每一根羽毛，一方面用睥睨敌人的方式争取女性的注意，另一方面必要时也不惜采用悲剧性的手段攻击比他强悍许多的对手，不愿在女性面前露出可以被怀疑其英雄气概的任何破绽。

我们很少看到写调情写到这么淋漓尽致的小说。我们也很少看到这么耐心拖长调情过程的小说。我们更没读过用这么多奇说怪论，不断的辩谈来调情的小说。

而且藏在冗长调情主题背后的，是两层李敖不见得愿意同意的吊诡。一层吊诡在于，如果看穿了英雄气概原来只是调情的手段，那么不只是英雄气概失去了自主存在的价值，更进一步表面上看到的征服，其实反而是男性费尽苦心、用尽力气才去求得的成绩。真正的主动选择权，原来还是在女性手中，只是女性也愿意在这个过程里与那个不断夸炫的男性双簧互动，演出一齣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假戏罢了。因为有着潜藏的那份逆转吊诡，才使得《上山·上山·爱》那么明白的大男人主义得到了修正，不再让人那么受不了。第二层吊诡则是，英雄气概只是调情用的，于是小说里那些了不起的言论，也就不再了不起，而是还原成为一段段夸张、偏激的娱乐。它们失去了现实里的挑衅锐利，失去了一般读者生活干扰的相关性，它们只是故事里万劫与叶莱、万劫与君君的爱情元素，我们旁观的角度看着、笑着、享受着。

万劫就只是那个故事里的主角。我们不再感受到他的言论与我们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上山·上山·爱》的读者而言，万劫是个

成功的调情者，却不象是李敖曾经扮演过那种教人家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导师角色。

虽然李敖自信，也希望大家相信《上山・上山・爱》又是一本旷世巨著，是一本可以睥睨取代一切其他小说的经典，不过事实是，《上山・上山・爱》只在「爱情小说」、尤其是「调情小说」这个文类上，以耍嘴皮来调情的特别写法，作出了特别的贡献。它镶嵌在文学史的一个小小角落，发散着自己的独特光芒。

李敖也爱钱，曾威胁凤凰卫视，不签约就要跳“黄河”

潘石屹

李敖走了，他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本身就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和事格格不入。

他骂了我们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

他骂了他身边的人，家人、爱人、女朋友们。



潘石屹

他骂了这个世界各个政党的政客们，他也对在我们这个世界人们膜拜的宗教领袖们出言不逊。

他更会常常骂自己。

他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受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人事和习俗的干扰和影响。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才华才能自由地成长，无拘无束地成长。可惜他长期居住在台湾，又不善于社交，不善于与别人交往。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台湾就像一盆精致

的盆景，而李敖需要的是一块广袤的土地。我曾建议他来中国大陆居住，他说他怕冷，他得了一种自身不能调节体温的病。其实他更怕死，十几年前就搬到了离医院更近的地方居住，每天的习惯是过午不食，饮食控制的很好。

自从他在十几年前做了前列腺手术后，他就常常自比司马迁，开始《虚拟的十七岁》了。他告诉我，前列腺手术的第二天，他爱



人来看望他。他爱人穿着高跟鞋，绕病床转了两圈，一边走一边说，“报应，这就是报应啊！”他感到她的高跟鞋就踩到了他的伤口上。

他也爱钱，曾在凤凰卫视做过一个节目，因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节目被取消了。他让我转告刘老板，快点恢复他的节目，快点给他付工资吧，否则他就要跟“黄河”电视台签约了，他说：

“他要不跟我签约，我就要跳‘黄河’了！”。我一五一十地转告给了刘老板。

被他骂的人，一般无权无势的，心里虽然不舒服，但也就过去了。但遇到有权有势的人，就把他放到了监狱，一呆就是许多年。

在中华文化的大地上长出了李敖这朵奇葩，也让许多人羡慕。比如冯仑，我们在一起时，冯仑读了李敖所有的书，能把李敖讲黄段子真正学到家的，我见到的人中只有冯仑一个人。

李敖昏迷了两个月，我也早有思想准备，但真正听到他走的消息，心里还是感到震惊、难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据说人走后，通过光会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灵魂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人的地位和尊严只与他的美德有关，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仇恨嫉妒和猜疑都没有任何关系。

愿李敖把所有的负面情感都留在这个世界，我似乎感到了李敖的灵魂高高地在另外一个世界中闪光。

传统的教之，反叛的教之

Chi

我们常讲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不仅在自然界这个大整体是这样，在人身上同样如此。体现在人身体上具体是人格之间的矛盾。严格来说不能是矛盾，矛盾是斗争的，而人格上更多是互补的，斗争则是其次。我觉得这条论断在李敖大师的身上尤为明显。

传统的教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于只在媒体上或只在敌人嘴里出现的教之，确实看不到传统。可是当我们细细了解李敖大师我们就会知道传统的部分不在少数。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这样传统的恩情观，在李敖大师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老生常谈的一件事，胡适先生在李敖大师困顿的时候给了其一千块。就像李敖本人所说对于胡适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凡事都要从当事人的视角带入，这对李敖来说就是恩。因此，在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时候，李敖给北大捐了三十五万元以建胡适铜像。再者李敖的考证精神，不正是明清学风的传承吗？以及李敖大师最为人称赞的大中国观，大民族观不正是体现中国历代文人的大气魄与爱国心吗？只是说有过之而

无不及啊，梁启超在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后人一以贯之者，非教之莫属啊。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李敖大师根植



梁启超
(1873-1929)

于传统，引经据典，熟读古人书，深明古人理，这一方面来看，李敖大师是传统的。

而反叛的教之，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也是最不熟悉的。反叛是大师一贯的标签，但是外人很多只知道反叛，而不知大师为何反叛和反叛什么。只知道反叛的人不过是图个热闹，标新立异很快就会忘记甚至攻击大师。而只有知道大师反叛的良苦用心，才能

走进李敖并学习李敖。大师的反叛不止在说上，利用言论反对独裁者，挑战权威者，更是在行动上，彻底地反叛传统的糟粕。有人说他是祢衡，也有人说他是金圣叹，可我说这都不是。传统的反叛者少有深思，少有救世济民的大胸怀。而李敖大师的反叛不是为了一己之好，他的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变形。类似于胡适先生的唯有让自己强大，才能有利于他人。李敖大师唯有自己反叛到底，才能

启民智，开民慧，让民众独立思考。就像莫须有一样，大多数人都说没有，而大师就在这上面反叛，指出莫须有不是没有是立刻有。相对于传统，异议就是反叛，反叛小了叫指出错误，别与原有的。而李敖大师对意识形态和惯有思维的挑战无疑可以称之为反叛。

无论是传统的李敖还是反叛的李敖，我们都会被其博学所吸引，被其独立的人格吸引。这对当时作为高中生的我真震撼无比，主义可以次之，务实要在第一位。在无数个晚自习我听了无数遍他的三场演讲，我那时才知道演讲可以脱稿可以那样的潇洒，收放自如。他的那种治学精神，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激励着我在高三那段时光里不断学习。虽说结果并不是令人惊喜，但也算可以。



李敖北大演讲

来自传统的教之，走向了反叛的教之，可是反叛终究不是对抗传统，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李敖从来说传统中没有真理，只是在告诉我们，传统的

糟粕要有人指出，要有人打破。反叛更多是独立地思考，就像后人

看待李敖一样，李敖是大师我们要学习，但是也要批判。他是从他特殊的时代走来的，固然有其局限性。可能不能指出，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真正学好李敖先生。不自由的自由兄就写出与李敖意见相左和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很李敖。

我不是天才，我也不是出众的人。但我选择了一个天才般的人物进行学习，我们不求超越他，但求能追着其过去的步伐继续学习。李敖大师在我眼中也是巨人，我站在其肩膀上看见许多真理式的风景，希望可以与各位敖友继续学习！！！

飞扬青春，激扬文字，无人不识，无人不念，天才李敖之！！！

chi 于西藏拉萨

2025. 3. 25. 23. 06

问与答

AI Master

(阿 Z 是一位特别喜欢并崇拜李敖、位于中国大陆的男生，他喜欢搜集与李敖有关的方方面面，主要是各类繁体中文版的书籍，音像制品乃至周边物品。特别强调他来自中国大陆的原因，是因为教迷都知道要弄到在港台地区发行的繁体中文版各类制品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他搜集得相当齐全，可谓是教迷中的佼佼者。关于李敖，看看他有些什么分享吧)

AI Master: 你第一次认识并开始喜欢上李敖是什么时候？

阿 Z: 2004 年 3 月，“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在凤凰卫视开播。一直以来，家里的电视可以收看凤凰卫视，那时在“凤凰网”上也可以看凤凰卫视的视频直播，于是知道了李敖这个人。这位文化狂人在每期节目中将演播厅转化为知识考古现场，他引经据典、各种内容信手拈来。这种知识爆破式的言说方式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这种“一人一桌一江湖”的节目形态犹如一柄锋利的青铜剑劈开浮华，给我展示知识的重量与思想的锋芒。后来慢慢我才了解，李敖对知识的熟稔于心，源于他书房藏书十万册，许多书都被他拆解成可随

时调用的“弹药库”，真正做到了“书为我所用”，知识都在脑子里，可以调取出来作为论述的资源。而且李敖的旁征博引绝非简单地掉书袋，而是经过精密设计的知识重构，在论述观点时，时常能做到古今中西的知识嫁接，使节目成为流动的文化基因库，突破性地将传统文人论政转化为视觉化的知识表演。当时我就在想，天呐，电视节目居然还可以这么做。后来在网上搜索才知道，李敖很早以前在台湾就已经开创这种做电视节目的方式了。从那以后，我就认识并开始喜欢上李敖。

AI Master: 你第一次购买李敖的什么书籍？

阿 Z: 1999 年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 40 册《李敖大全集》，



当时的购买价格为 600 元。到手后其实没有阅读多少，现在回过头看，这个《李敖大全集》的版本删减是很多的，削弱了其历史批判的锋芒。不过鉴于这 40 册《李敖

《李敖大全集》

大全集》是自己第一次购买李敖的书籍，所以现在它们依旧被放置在书架上，哈哈。

AI Master: 你可以谈谈现在手头上有哪些与李教有关的各类制品吗?

阿 Z: 谈这个话题前要做一个分门别类。首先谈谈书籍, 就书籍而言, 我很大程度上撇除了简体中文版的书籍。也就是说, 许多简体中文版的书籍, 我并未购买。我知道李教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很多简体中文版的书籍。不过就收集而言, 个人觉得还是繁体中文版的原版书籍为最好。其次, 我需要知道究竟都有哪些繁体中文版的书籍, 这就需要在网上多加寻找、多加比对了。我目前拥有黑皮版和红皮版李教大全集各一套、收录进李教大全集的所有单行本、李教大全集出版后的所有单行本、千秋评论及号外、万岁评论、求是评论、新刊、求是报合订本、中国历史演义全集、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真相丛书, 以上为多本成一个系列, 全部搜集齐全成套了。《北京法源寺》英文版、《中国性研究》日文版…其它作者所写的、标题及主要内容包含李教的书籍几乎搜集齐全, 文星杂志还差一本就搜集齐全成套。拥有的还不止这些, 《中国性研究》日文版



以上只列举手头上其中一些吧。

报纸和杂志，无论在哪个地区出版，我都会想着搜集到手，尤其是用李敖当封面的杂志。目前手头上有相当多，只要报纸和杂志中有报道李敖的内容，能买得到的话就会下单购买。

音像制品，无论在哪个地区出版，我都会想着搜集到手。目前手头上有笑傲江湖的录像带、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的磁带、祸台 50 周年纪念演讲会的录像带和 VCD、李敖与大陆观众的第一次对话的 VCD、凤凰卫视出版的神州文化之旅 DVD、李敖题词的“被遗忘的一九三七” DVD。拥有的还不止这些，以上只列举手头上其中一些吧。

周边物品，无论在哪个地区出版，我都会想着搜集到手，不过也会有选择性。目前手头上有 2000 年台湾地区大选时悦氏出品的 HAPPY2000 系列一套六瓶的矿泉水，上面印有各政党正副领导人的漫画肖像；李敖亲笔签名的棒球；有李敖肖像或题词（不是亲笔题词）的摆台。我所说的与李敖有关的周边物品会想着搜集到手，不过也会有选择性，指的是有李敖肖像或题词的摆台，这个物品可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下单购买，其中的一些李敖肖像之选用，我并不特别喜欢，所以只下单购买了一部分。

AI Master: 哪个是你最觉得“噢，我居然拥有它，太太好了”的物品？

阿 Z: 如果一定要把范围限定在“最”，那我觉得首当其冲的肯定是求是报合订本。因为这个物品当年发售时本就很少，只有 98 册。怎么可能想象得到它还能够流入市场并且被我买到？想都不敢想，可是我居然能够拥有它，太太好了，很不可思议。我也很愿意顺带分享排在“最”之后的是什麼，是全套千秋评论及号外，这一个系列太多册了，除去号外，整套千秋评论为 120 册，而我把它全部搜集齐全了，很不容易。

AI Master: 你最佩服李敖的哪个方面？

阿 Z: 我最佩服李敖为了义助慰安妇，于 1997 年义卖了一百件自己的收藏品。我认为相较于传统文人“坐而论道”的局限，李敖的义卖展现了知识分子从话语批判到实践介入的突破。关爱弱势群体，李敖是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李敖曾经在 2004 年 4 月 14 日“李敖有话说”电视节目中提到过，日本政府试图用收买的办法在全亚洲各国给每个慰安妇相当于 50 万新台币这样的价钱来达成和解，李敖解决这件事的方案不是募捐，因为是自己去做好事，叫别人出钱，情理上不通，而是义卖自己的收藏品来义助慰安妇。李敖的这些收

藏品本可待价而沽，但慰安妇等不起。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批判的勇气，更要有改变世界的智慧与行动力，李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AI Master: 关于李敖，你有什么评论，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谈谈你的个人看法。

阿 Z: 关于李敖，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还是香港地区，都出版了不少以李敖为主题的专著，很多对李敖的观点都有所体现。就我自己的思考，分享几个方面吧。

一、个人觉得李敖的视频比他的书籍更能体现知识性。且不论李敖上台湾地区的那些娱乐节目，仅就类似于“李敖有话说”这种电视节目，李敖一般从某个单一话题出发，在开场时设定“知识锚点”并从开头这样一直谈下去，有头有尾，知识传播呈现出独特的时空在场性。但书籍里的内容，尤其是杂文，更进一步来说，是批判他人或批判



《李敖有话说》

某个事件的杂文，若不知道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台湾地区某个

人的官銜及社会地位，对于读者来说，李敖想要表达的意思会有所削弱，有时会难以理解其讽刺的精准性。某篇批评某人的文章，若不结合李敖与某人的历史渊源，读者可能误读其批判的深层逻辑。这种文本碎片化，要求读者具备较强的知识整合能力。可以说，视频延伸了他的语言表现力，书籍拓展了他思想的深度维度。

二、2005年10月12日“李敖有话说”节目里谈到，2005年，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中国大陆给予李敖高规格的安排接待，汽车开出来的时候，前面有警车开道，有的时候马路还清场。李敖觉得这的确是高规格的接待，同时也是高警戒的注意。李敖可能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大陆没有把他完全当成自己人。但在我看来，中国大陆给予李敖高规格的安排接待透露出的信号是，你，李敖，身在台湾地区，是少有拥护一国两制、拥护两岸统一的人，你能够在台湾地区用实际行动推动两岸统一，你来到中国大陆，你就理应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安排接待，这样的安排既是对你坚定拥护两岸统一立场的礼遇，也是对两岸统一事业中“你是同路人”的郑重宣示。

三、2018年3月18日长江日报报道李敖去世的消息，刊登了2012年李敖接受长江日报的书面专访。当时李敖提到，再过两年零八个月，80册李敖大全集就会问世，并称自己“现在还有10本未写完，

其中《浪漫的与古典的》有6本，比钱钟书的《管锥篇》还要细、还要有趣”。2018年3月18日封面新闻报道李敖去世的消息，其中也有华西都市报对其的采访，李敖表示“等我80岁的时候，还要出我的80本《李敖大全集》，这是个大工程，现在前40本已经出版，30本已经写好，还有10本正在写。”80册李敖大全集后来实际上并未出版，可问题在于，李敖感知到自己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势必有个过程，怎么会如此死板一定要凑满80册李敖大全集才出版？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李敖按照原计划进行了，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出版计划，70册李敖大全集应可以顺利出版出来。至于剩下未写完的10册，完全可以采取一个灵活变通的方式来处理，例如将这些未完成的作品出版成单行本发售，也都是可以的。也许李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无法接受一个不完美的结局，然而在我看来，那已经写好的30册作品无法顺利出版出来，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四、2009年3月29日“可凡倾听”节目中，有以下的问与答。

曹可凡：那你每天会有多少时间跟自己孩子在一起？

李敖：不是每天，我是7天里面有6天在山上，我一个人住。

曹可凡：6天你一个人住在阳明山上啊？

李敖：跟他们等于保持距离了。我跟他们说，我慢慢老了，你们要习惯这家里没有我，我不出现怎么生活。后来礼拜天我回来时候，发现他们反倒不习惯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了。这是一种必须面对的，老掉了。

个人认为，李敖与胡因梦的婚姻在很短时间内一下子就破裂、李敖与王志慧的婚姻能走到最后的原因，胡因梦在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所透露的讯息及曹可凡与李敖的问与答提供了答案。胡因梦在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中提到，两人在试婚期间，李敖每天早上规律性地为胡因梦准备报纸和早餐后，就到书房里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写作，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胡因梦的社交圈仍然频繁，但李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大门都不开，



《生命的不可思议》

过着自囚的生活。胡因梦试图通过播放音乐及为李敖跳舞等方式取悦李敖，可李敖后来告诉胡因梦，自己的脑子只记得一首歌，其它

的就完全不熟悉了。在我看来，李敖与胡因梦的问题在于，两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搭的，怎么可能持续地以这样的方式和谐相处一辈子？他们之间的感情困境本质上是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碰撞，李敖构建的“知识堡垒”与胡因梦追求的“灵性觉醒”形成鲜明对照。当李敖在窗帘遮得密不透光的书房进行“剪报考古”时，可能胡因梦正沉浸于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冥想，两个人兴趣爱好都不一致，各过各的生活互不打扰反而更舒服。李敖需要躲进书房里绝对安静以保持思维专注，胡因梦应是属于那种更渴望灵性与情感深度共鸣的女人，李敖这种生活方式剥夺了胡因梦对开放社交与生活情趣的需求。回到曹可凡与李敖的问与答，李敖与王志慧婚姻中相处模式，是当李敖觉察到自己越来越老，在与家人的相处中觉得更多的独处、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反而更为理想。一周里，李敖独处的日子就有6天，王志慧的生活中，有没有李敖都没有影响。王志慧或许更能适应这种生活模式，默默处理琐事、不干扰李敖的创作，契合传统婚姻中“贤内助”角色。王志慧的“隐形”恰成解药：她以沉默的接纳为李敖的孤岛提供了锚点。在我看来，李敖与王志慧婚姻的持久性不在于激情的烈度，而在于彼此的核心需求能够找

到交汇点。当浪漫幻想撞上现实棱角，妥协与成全的智慧，或许比灵魂共振更为稀缺。

五、李敖在《李敖议坛哀思录》有《创立中国第一个英美式民主政党》一文，里面提到自己于2007年9月30日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举行中国智慧党成立大会。在“‘中国智慧党’章程”中第七条（会员入会、出会与除名）列明：凡认同本党理念者，即成为本党党员。党员可随时加入或退出本党，来去自如，不需任何理由。李敖成立中国智慧党为英美式柔性政党，是组织松散的政党，党员来去自如。问题在于，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就是围绕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和参与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李敖的中国智慧党组织再怎么松散，这种党员来去自如的做法根本就不可能获得统治台湾地区的可能性。只能说，李敖成立中国智慧党，估计本就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只是一个噱头罢了。

AI Master: 有什么李敖或李敖的身边人本来想做，但未完成的事是你觉得遗憾的？

阿 Z: 一、李敖曾多次表示自己想活到宋美龄的年纪（106岁逝世），想以肉身见证历史变迁，又渴望用思想超越时间枷锁，但最终无法达成。究竟是肉体的长存重要，还是精神的永恒更有价值？

试想一下，以李敖的博学，如果真的能活到 106 岁，他能带给我们在思想领域的宝藏只会更多，也肯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83 岁，这是最大的遗憾。

二、80 册李敖大全集最终未能出版。李敖在遗嘱上写明，“本人所有之著作之著作权，均以赠与王志慧，该著作待李戡有能力经营时，全数移转予李戡，以为发扬。”至少就目前看来，李敖的儿子李戡没有透露出有在推动此事的计划。

三、李敖的长女李文曾表示，自己将会写完《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书，曝光父亲私下真实的一面，也会请人帮忙翻译《李敖大全集》英文版，“让老爸的文学进到国际化”。至少就目前看来，李文这些想法最终并没有付诸行动。

四、“再见李敖”这个节目是李敖精心设计的“人生谢幕剧”，如果最终办成，李敖的生命就有了个句点，与不同嘉宾的交流肯定也会非常精彩，可惜最终未能办成。

AI Master：谢谢你跟我一起交流李敖这个我们都喜爱的人。真正的思想者从不孤独，李敖的锋芒终将化作滋养文明的磷火。在我的心目心中，李敖一直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人。他的文字犀利，思想深刻，无论是对社会现象的批判，还是对文化问题的剖析，都展现

出非凡的洞察力与勇气。他以笔为剑，打破常规思维的桎梏，毫不畏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精神在当今时代愈发显得珍贵。再次感谢你，期待我们携手让李敖的思想绽放新光芒。



緬懷七首

Lim

0

別開生面開奇境，奇遇湘橋日月潭。
痛快淋漓如餓虎，長袍俠氣縱狂狷。

1

健筆曾驅赤焰駒，文星閣外月輪孤。
鐵窗十載心猶烈，舌戰千夫氣未輸。

2

豈有閑情耽去日，陽明山上劍及時。
孤燈照壁書成冢，血荐蚩尤寸寸痾。

3

明珠豈肯投蔣帳，青史長留罵敵聲。
紅衫猶帶牢塵色，赤胆敢掀濁世冰。

4

神州浪涌風雲起，怒目金剛破戒尼。
樽前快意恩仇事，誰解書生萬古悲。

5

焚书烈焰坑龙骨，巨卷煌煌照九垓。
困居台岛非其志，独向昆仑淬剑来。

6

亦狂亦侠亦天真，特立独行脱俗尘。
东西两岸凝双墨，世上再无拆鬼人。

2025. 3. 18，数次修改而成

紀念組詩

303oasis

七年矣

君去春歸時

夢碎我不醒

清音在山林

過客歸遠景

七年矣

蛟龍出雲池

江湖興風雨

創格風雨中

自由思想起

七年矣

殺伐雖一生

洪荒今猶在

已化鋪路石

難有使君來



遙望李敖

胡勝華

日前，“李敖語妙天下”電視公布了李敖新寫的一首詩：

誓掃老K不顧身，古稀功名土與塵。

花甲海隅甲甲甲，換得無吏夜捉人。

看了真是令人感慨。詩中“老K”指國民黨，“花甲”指李敖來台灣已經60年，這詩可說是李敖一生的寫照和定位。

當年李敖反國民黨，英勇蓋世，鍥而不舍，坐了2次牢，可謂奮不顧身。如今，七十四歲了，回首功名，好象塵土一般。來台灣一住60年，在那個海島上，寫文章、爭自由、捍衛人格，都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甲甲甲”，最後，“換得無吏夜捉人”。沒有了“蓋世太保”、沒有了“秘密警察”、沒有了“錦衣衛”，李敖也不再有黑夜突被抓捕的恐懼。其實不止於李敖，是台灣已無“白色恐怖”。

“無吏夜捉人”，區區五個字，分量卻極重。這是靠多少生靈塗炭、靠多少獄底冤魂、靠多少人間血淚，才換來的。如今，河清海晏，斗轉星移，蔣家王朝跨掉了，可是李敖也老了，——是老態

毕露的老、是讲话罗嗦的老、是无复当年的老、是美人迟暮的老。
多么惊心动魄，又多么令人惋叹！

我经常想象，在阳明山的一幢楼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在窗台上看日出、又看日落，看晨雾、又看黄昏。“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李敖代谢了人世，又等着入古。他同我们，虽然同在今朝，却恍如隔世。

隔世，不是因为他在台湾，我们在大陆；隔世，不是因为海水宽阔，逝水东流；隔世，不是因为他已苍老，我们年轻；隔世，是因为，他走过从前、留下胜迹，又等待我辈登临。一路上，举头望去，我只看到遥远和苍茫。

60年的光阴，洗练了他的才华，也洗尽了他的青春与“铅华”，但却没有洗清了人们的双眼。胜迹是那么美好，却又是那么简单，只是“无吏夜捉人”而已。可是这一简单，不但要付出了他一生的心血与奋斗，在他凝神的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死魂灵。

不是俄国文学家笔下的“死魂灵”，那是中国的生灵。

他们是真的中国。

李敖捐贈一萬美金

記者許耀雲報導

「我的副手不姓張，所以不是張煦華、也不是張校長，當然也不是張建邦。」歷史學家李敖十多年來，上周二（廿三日）第五回走入淡江，驚中正座無虛席，連走道都成了同學們的座椅。深著紅外套、戴淡藍鏡面墨鏡的李敖開場時故意为集中現場注意力開玩笑的作開場白說，要宣布副手人選！演講始末緊扣原訂主題「言論自由」講題，除回覆同學發問外，不談二千年選戰。



李敖捐款現場

左為張煦華，右為李敖

在演講前，李敖帶着一萬美元支票當場公開捐給大傳系，由系主任張煦華接受。李敖表示，希望幫助本校大傳系擴大傳播講座規模，因而捐了第一筆款成立「言論自由國際傳播講座」，以為言論自由拋磚引玉。張煦華表示，該講座將以「李敖言

论自由国际传播讲座」为名，邀请如索忍尼辛、曼德拉等知名国际言论自由斗士莅校演说为主。

这位称自己「这辈子捐最多钱给大学的，便是淡江大学」的李敖告诉听众：「就是要有我比别人聪明，别人都比我笨的感觉。」一辈子面临众人挑战的他，说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生死挑战，所以面临婚、丧、喜、庆、吃、喝、嫖、赌他很戒慎，他说：「我不抽菸、不喝咖啡，也不喝茶、不吃凉的东西。」李敖以此为演讲的开端和听众共勉。

他说：「提倡言论自由的第一条件就是『有钱』，不然一下子就穷死了。」他以自己一百多本书，九十六本被禁为例说明。李敖以伏尔泰传记作者综论其一生的句子，为言论自由下了解「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赞成，但我要拚命为你争取你有说这话的权利。」

李敖说，言论自由要容忍别人有胡说八道的自由。他重申：「当你挑战我的言论自由，我就跟你斗，但前提是富有，没有钱就没有言论、自由。」他提起了自己告人赚钱的例子。告「小不点儿」，是因为敌人无大小角之分；「只拿一元」的赔偿他也告，是因为「投资报『仇』率」，举例之后他说：「要有钱、更有智慧，并要有喜感。」

言论表达的基石在于文字，李敖教大家国文能力的窍门。他说：「现在大学生都不到大学生的标准，除了性生活以外。」现场笑声过后，他说出诀窍「『用具体表达抽象』若能成功，便是文字表达成功。」其次，「写完后还要唸得它铿锵有力，能唸成演讲稿的才是好文章。」他举例书中句子，「五十年来，五百年内，白话文的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

该讲座由环球电视台「挑战李敖」单元现场转播，这也是该节目首次踏出摄影棚，节目后半段设计由现场观众发问。张煦华主任透露，李敖会后表示，对淡大同学的多元开放思想、校园开明校风及踊跃发言，印象极好。现场发言的问题包罗万象，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侨生问国际问题。

张煦华主任表示，李敖尊敬他在教育及专业工作过程推广言论自由，而捐款给淡大大传系扩大言论自由传播讲座至国际层次。张主任并认为，李敖对同学而言是言论自由的典范之一。

AI 李敖使用指北及开发记录

爱华山樱

一、自我介绍

我是爱华山樱，今年 28 岁，AI 李敖的制作者，2017 年开始接触李敖，读书不太精，做不了李敖的研究，只好在技术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二、AI 李敖使用指北

国内版：ai.leeao.net

1、问题提问建议：第一个问题问完之后，如果引用来源只列出了知识库编号，就可以追问“请列出引用来源的具体书目或文章”“请告诉我知识库内容 4 的具体出处书目或文章”；第一个问题问完如果嫌不够，可以追问“还有更多吗”。

2、回答内容的下面是有追问按钮的，可以点击之后输入追问问题。

3、如果提了第一个问题之后想提第二个，需要点击新增对话，否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只会引用第一个问题筛选的知识库内容。

4、要提敏感问题最好使用海外版。

DeepSeek 系列

模型名称	计费项	资源点 (/千tokens)	单价 (/千 tokens)
DeepSeek-V3	DeepSeek-V3推理（输入）	2 资源点	0.002 元
DeepSeek-V3 工具调用	DeepSeek-V3推理（输出）	8 资源点	0.008 元
DeepSeek-R1	DeepSeek-R1推理（输入）	4 资源点	0.004 元
DeepSeek-R1 工具调用	DeepSeek-R1推理（输出）	16 资源点	0.016 元

5、每天有 500 资源点的免费使用额度，下图是费用明细，如果超出了，需要充值。

海外版:<https://huggingface.co/spaces/aihuashanying/ai leao>

1、等待时间说明：第一次提问的知识库检索时间不到 5 秒，追问时的知识库检索时间接近 40 秒，再次追问的知识库检索时间接近 50 秒。

2、停止生成按钮的作用是在回答流式输出过程中停止生成，其他时间段点击是没用的。

3、问题提问建议同国内版

4、偶尔情况下提问后 ai 会不输出回答，这是模型自己的问题，只需要重新再来一次即可。

5、完全免费，但是同时只能处理一个问题，多个用户同时提问需要排队

6、太久没人访问时 ai 李敖处于关闭状态，这是 huggingface 的特点，需要根据提示手动启动一下，要等两分钟。后续我打算写个逻辑通过控制台每天定时问一个问题，看能不能解决。

7、没有联网搜索功能和文件上传功能

三、AI 李敖开发记录

最早是 2024 年上半年，jeff 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开发一个 AI 李敖。于是我用 fastgpt，不熟悉的嵌入式模型，chatgpt，大李敖全集 5.0 做出了一个失败作。当我引用文章调整的只有 5 篇时，它很笨；当我引用文章调到 30 篇时，机器人的回答直接崩掉了。这是我最初的一次尝试。据说 jeff 在 23 年自己也尝试过，据他说是用一个小推理模型，做出来的结果也很笨。

之后沉寂了大半年。

在今年 1 月底到 2 月初之间，国内团队推出了 deepseekr1 权重开源大模型，听说非常厉害，jeff 就又找到我，给我发了一些推特上的本地部署指南以及限免额度厂家的列表。我就开始尝试了。

第一次尝试是使用国内人士开发的 **cherrystudio+ollama** 本地模型。使用的是 **deepseek**

R17B 蒸馏版模型，7B 大小的参数才能在我的电脑上运行。开发使用 **cherrystudio** 做知识库的矢量化很恼火，失败情况太多了。开发一次完成，但是回答效果很笨。于是我打算用满血版的 **deepseekr1** 试试，这就需要 **api** 调用，我开始寻找，在 **jeff** 提供的限免额度厂家列表里选择了阿里云百炼，他们家的 **deepseekr1** 有 100 万 token 的免费额度。这次开发成功了，回答的效果也不错。尝试的问题诸如“李敖若在世，对最近的这条新闻会做出什么评论，请出一个节目稿，字数尽量多点”。但是有个事情，就是模型越狱，需要用户提问的时候多输出很多的越狱提示文字。算开发完成了，但是只是本地的，我要想办法移植到公开网络上，以供大家使用，**cherrystudio** 是办不到的。

然后我开始寻找能够支持开发和网络发布同时集成的平台，搜索关键词是“**aiagent**”“**ai 智能体**”“**知识库智能体**”等等。我找了微信小程序，小米 **app** 商城，谷歌 **play** 商店，国外在线平台，都不尽人意。最后在国内智能体平台里找到了或许能成功的地方，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 **coze** 平台。这个平台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不仅

支持 deepseekr1，而且有每日大量的限免額度，让开发者和用户都满意。

我就再次开始开发，这次知识库矢量化非常顺利，不愧是大平台，一次成功。不过又遇到困难，coze 上开发知识库智能体要我自己写工作流！这个工作流是用图形界面编写，难度降低了许多，我就照着网上的教程开始了。经过无数次调试，终成正果。中途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答非所问。于是我发布了第一版，发布到了 coze 平台以及我的微信公众号上。教友们纷纷开始测试，经过几天测试，我打算放弃掉微信公众号渠道，原因一是回答字数有限制，会被截断，二是怕用户提很敏感的问题，有审查。还有问题，就是回答的文字格式，目前是混成一团，这个我花了几天才找出问题，是工作流的结束节点的配置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 ai 的理解力欠佳，于是我调整模型温度，从 0.7 调到 0.3，这样 ai 的创新度会降低，更加忠于大李教全集 5.0。就这样，我连续发布了后续几版，基本功能都完善了。

之后就是添加功能，在孤笑兄的测试以及需求调查之后，发现还需要联网搜索开关，以及文件上传的功能。我就继续开发着，加这些功能需要大幅调整工作流，期间需要寻找合适的插件，或许还

需要自己写代码。先处理第一个需求，这需要加一个分支选择，默认是不开启联网搜索，当用户在问题中输入“开启联网搜索”，就会进入联网搜索的分支。然后处理第二个需求，这需要好几个插件。幸运的是，花了几天的时间，我找到了合适的插件。期间问题不断，比如当用户同时上传文件和输入文字提问时，ai 就理解不了了。总之，还是解决了。

至此，AI 李敖国内版开发完成。

接着是海外版的开发，为什么有这个需求，一是怕国内版有审查，对提问者和开发者都有危险。二是国内版审查如果被封了，也有个备份。

海外版开发的难度直线上升，重点是要免费。我搜寻了一大圈，最初的方案是写逻辑用 flowise, deepseekr1 用 openrouter 的免费 api, 知识库矢量化用 ollama 的免费嵌入模型，最后从 flowise 导出，免费部署到 huggingface，全程没有费用成本。钻研了大概一周后，我放弃了这个方案，flowise 的问题太多，光是部署，我就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下载源的渠道问题，直接用 npm 下载是会出错的。然后我尝试用 dockercompose 部署，依赖包的下载源是国外的，也会出错，我就修改配置文件，改成了清华源，这才部署成功。

部署完成后还没完，有知识库矢量化问题，这个主要是一开始没搞懂如何做，以为缺乏工具。后续还遇到了 workflow 开发问题，他们的 openrouter 节点是有问题的，无法连接到 openrouter 的模型。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我去 discord 社群提了问，但是没人回复我。艰难抉择下，我就放弃了。

下一个尝试是 dify 平台，部署过程非常顺利，在知识库矢量化和模型配置上遇到了问题。知识库矢量化和 cherrystudio 很像，失败率高，模型配置是网络的原因，我去 discord 社群找到了解决方案。在开发快要完成时，我以为使用 dify 开发的智能体可以发布到他们的网站里，是我理解错了，他们只支持插件的发布，不支持智能体的发布，要发布智能体，还得自己寻找服务器，需要费用，pass。

第三个尝试是回到最初的起点，fastgpt，我抱着一丝希望，部署完，发现他们不支持 deepseekr1，pass。

最终，我选择了自己写代码，就是使用 langchain 智能体开发框架来写，然后直接发布到 huggingface。这个难度比较高，但是别无他法了。幸运的是，正巧人工智能模型 grok3 发布，我想着借助人工智能来帮助我写代码，我负责修改部署便是。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明智的。Grok3 不像 deepseekr1，它的回答等待时间不长，

而且不会服务器繁忙，也免费，同时，grok3 记住的对话上下文还非常多，我很满意。期间虽然问题依旧很多，比如知识库检索的嵌入阶段时间过长，重排序时间过长，追问的时间过长，我都通过grok3解决了，于是发布了第一版，基本功能得到了完善。鉴于开发流程中使用的模型都有限制，我就不开发文件上传功能和联网搜索功能了，开发了也不好。目前海外版的缺陷是有的，一个是只支持同时处理一个问题，如果多个用户同时提问，需要排队，不过我们用户少，这个问题不重要。还有一个是知识库筛选内容重排序模型环节使用的模型是国内硅基流动的，这个环节发送的请求会搜集用户的问题，安全性不太够，但是部署在国外，至少不会被封。至此，AI 李敖开发完毕。

爱华山樱

2025 年 3 月 19 日

林正杰回忆“党外”岁月

口述：林正杰/撰稿：刘若南

因坚持两岸统一思想，与民进党台独党纲发生冲突，民进党元老林正杰在1991年退出民进党。1992年再度当选“立法委员”，后任新竹市副市长，卸职后淡出政坛。2006年倒扁运动风起云涌时



林正杰

复出任副总指挥，代表了红衫军最激进的一翼，因与施明德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

林正杰现在开办旅行社，频繁进出大陆，又组建中华统一促进党，任党主席。对两

岸统一的前景，他自称比任何人都乐观…

2006年倒扁运动风起云涌时，林正杰复出任红衫军副总指挥

在东海大学受启蒙

我读书的东海大学是私立大学，由基督教出钱，所以比较不受政府的管制。我本科念政治系，有一位老师李声庭，以前在《文星》时代是自由民主政论的旗手，相当于清末的梁启超一样，是当时台

湾讲民主自由法治观念最透彻、文笔最好的一个人。我所有的法律课程都是这个老师教的。大学四年，我受李老师影响很深。还有一位汤承业老师，教我们中国政治思想史，他以前是被国民党关过的政治犯，特别强调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另一位教我国际法的杜衡之老师，是台湾的国际法泰斗，也是位追求民主自由的学者。

我的英文老师 - 那些在我们学校的老外，正好都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嬉皮年纪的人，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妇女运动。他们到台湾来，一边教书一边学中文，这些外国朋友都是些自由主义者。所以在东海大学，我就和少年时代的党国思想分家了。那个时候我们跟那些党外人是不熟的，我们是在象牙塔里头，在相对独立和孤立的学术环境里，搞读书会，去图书馆借禁书、禁报，搞思想研究。外面的革命如火如荼，那些政治选举斗争，我们没有介入，但追求民主自由是非常清楚的。

1975年我大学毕业，在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念研究生时认识了陈菊，开始跟党外人士来往，觉得他们争取的东西是可以支持的。我才跟这个运动结合在一起，帮忙助选，整天混在一起了。我的少年时期是蓝色的、国家主义的、国民党的；我的青年时期是绿色的，跟民主运动的各个山头都很熟。

“三剑客”与“五虎将”

1979年美丽岛事件时，我正好在当兵，没有被抓走。我回来时，各路马都来机场接我，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我把他们整合成了“党外新生代”。我们的第一场战役就是帮“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去选举。我们帮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助选上国大代表，帮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当上立法委员。我们做辅选工作，南投我派林浊水任总干事，台北我派林世煜，我自己巡回关注两个战场。所谓“党外三林”，就是这么来的。当时人家叫我“党外长子” - 民主的香火要继承下来，他们都被抓了，我们年轻人要把这个运动保住。正常机会二十几岁人不可能当家。但在“美丽岛事件”后，台湾的民主运动就是我们二十几岁的人当家。一直到民进党组党的1986年，我才34岁。

我们选举、文字、组织三条战线同时进行。我和陈水扁、谢长廷都在台北，我先去游说陈水扁一起去选市议员，他没有政治经验。我就派了一批新生代去帮他，接着就找谢长廷，谢还在考虑用国民党提名，还是用党外提名。我说：“国民党怎么可能提名你，你都美丽岛辩护律师了！”他也加入了。在老的党外比较有民主观念的人中，又找了康水木，我们四个人一起选。当时选民是很热情的，我们基本都不用花钱，就是印了几张文宣，靠演讲，1981年我们都

是高票当选。陈水扁、谢长廷在各自的选区都是最高票，我在我的选区是第二高票，因为国民党跟我竞选的那个人是议长。我们这四个人当时在党外比较出风头，都在台北，而且除了康水木外，都很年轻，和媒体记者年纪差不多，他们就和我们一起作战。1981年当选第一届的，还有五个老党外，我们三个年轻人叫”三剑客”，他们叫”五虎将”。我们被捧得很高，好像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三剑客”当时虽然是市议员，但是比”立法委员”还要出风头。

编联会与公政会

实际上民进党的”绿色”是我弄出来的。选举过程中，我们把苏贞昌找来，在陈水扁的律师事务所开会讨论文宣。当时我们设计的传单都是绿色的，民进党”绿营”的称呼就是这样来的。以前印传单没有颜色和LOGO概念，有钱的就印成彩色的，没有用颜色作为标识广告的意识。我们有。因为印绿色便宜，印彩色比较贵，我们要用颜色来作为政治认同。

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编联会）是我搞出来的。为了给大家一个组织，我又成立了公共政策研究会（公政会），我是第一任秘书长。编联会和公政会加起来就成了民进党。「民进党」这个名字也是我取的，不是谢长廷。「进步」是左派的字眼，我是统派，所以

会用这种字眼。《进步》是我办的第一个新生代杂志。在公政会要组党时，台北市分两派在竞争，一个是陈水扁的台北分会，一个是我和康宁祥的“首都分会”。当时我就设计了一张问卷，让大家选党名，其中有民主进步党，和他们谈的过程中，各有主张，谢长廷很喜欢这个名字。在组党前夕我搞了一个月的街头运动，为组党护航。可以说，组党的临门一脚，就是我的街头运动。可是民进党成立时我就去坐牢了。1986年9月27日坐牢，民进党28日成立。1991年因为台独党纲问题，我离开民进党了。我既然不在，民进党历史就把我丢掉了，有人说林正杰是民进党的“陈独秀”。

主办《进步》杂志

《美丽岛》停刊之后，还有康宁祥的《八十年代》算是自由主义的杂志。江春男（司马文武）做总编辑，素质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不够激进，没有跟国民党强烈对着干的意思，也没有把杂志发展成群众组织的愿望。于是我决定办《进步》杂志。

之所以先从办杂志开始，是因为思想斗争很重要。国民党的党国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法西斯思想，你怎么可以立法委员一辈子都不改选？怎么可以高雄市长、台北市长都是中央官派，不选的？怎么可以总统间接选举，任期无限？怎么可以弄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

条款》，把“宪法”晾在一边？其实那个时候国民党基本上是一党专政，而且是戒严统治，什么叫戒严统治？就是军事统治，事实上是法西斯政权嘛！它经济搞得还不错，慢慢地有点进展，老百姓只要不过问政治，其他还是很自由，私底下讲讲话也慢慢不抓了。

媒体全部都在国民党手里，假设你要办杂志，你要拿到一个刊号。办杂志第一步是，我们找个律师去新闻局申请刊号。当时国民党也慢慢地挡不住对自由民主的要求了，所以经过后来的拉锯战、拉拉扯扯的阶段，也只能给你，因为在法律上它无从拒绝，我们很快就申请成功。

《进步》是纯政论月刊，我是社长，发行人是“美丽岛”的一个辩护律师郑胜助。总编辑是林世煜，总主笔林浊水，编辑是林进坤、廖文义、陈文茜，经理魏廷昱是政治犯魏廷朝的弟弟，差不多就这么几个人。文章大概有一半都是我们自己写的，署我们的本名。

第一期的封面是一只黑白高反差抬起的光脚丫在往前走，是找国外的一张图片重新经过美工处理过的。封面并没有突出正文中的某一篇文章。《进步》杂志把台湾所有反对国民党的杂志的名字都变成我们杂志专栏的名称：自由中国、文星、美丽岛…文章全部都是政论，是比较激进的，社论是《党外、制衡、进步》。

第一期印了一万份，还没有发到街上，就被警备总部抄了。新闻局把公文寄过来，说你们这个杂志挑拨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感情，混淆视听，予以停刊处分。在公文告知之前，他们已经把刊物查禁没收了。

《深耕》与统独之争

《进步》1981年停刊以后，友人介绍说黄石城手里有一个刊号。



《深耕》杂志就是借他的刊号来办的。这个黄师兄也是党外人士，在地方做过县长，他有民主思想，很支持民主运动的，只是不太参加激进的党外运动，他做空中货运很成功，也出钱。《进步》停刊，《深耕》马上就接上了，我们当时做事情都很快的。

《深耕》主要是讨论民主议题，风格

《深耕》杂志

还是我们原来《进步》的风格，因为我

还是在当社长，林世煜当总编辑。这时邱义仁从美国回来了，我请他当副社长。邱义仁是海外台独团体成员，他回来后就把手统独斗争带进《深耕》来了。他们开始斗争温和派，表现很激进，好像他们是

斗鸡，别人是兔子。但是他们没有把台独公然端出来，统独路线是在我们内部的讨论。

《深耕》大概出到十几期的时候，他来找我谈判，让我表态：你支不支持台独，打开天窗说亮话，假如你支持台独，我们永远跟着你，而且我们全部都会支援你，绝对不会支持谢长廷、陈水扁，也不会支持尤清。我说我不支持台独，我们要搞的是纯民主运动，不是台独运动。我们的路线就分岔了，我说那好，既然大家理念路线不同，那我自己就出来。

《深耕》就留给邱义仁了，因为发行人许荣淑是《深耕》的负责人。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党外杂志到了该创新的时候了，而且那批写手很多有独派的观念，我不可能用一个独派的人来写我理想中的杂志，我走自己的路了。1983年《前进》就创刊了，每个礼拜一本，我当初的路线定位是内幕杂志，挖国民党的内幕。结果《前进》一出来，整个市场几乎都是我的了。

李敖告《前进》诽谤

《前进》大概64页，报导占了很多比例，而且每期都有个封面人物，第一期就是做国民党的军统头目。此外还有原住民、环保、妇女的议题，不纯粹是民主自由议题。

第七、八期时，我从《中国时报》挖了一个资深记者耿荣水，张友骅也帮我们写一些内幕文章，他们都是我的主力作者，封面故事一大半都是耿荣水写的。他有很多的信息来源，知道王升和李焕的斗争，知道蒋经国在找接班人。《前进》报导说肯定是李登辉。后来果然是李登辉。

《前进》平均每期印一万五到两万。销路好时可以卖一万四五，差的时候大概八千。每期杂志大概售价五六十台币。我们以六折五的价格批发给书报社。没广告，谁敢在我们这种杂志登广告？仅靠卖杂志，即使有被查禁的损失，我们还是赚钱的。我



《前进》杂志

那时主要是从《前进》里得到我的政治资金。

以前我在《深耕》当社长，资金是别人捐献的。而且大家年纪都差不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前进》基本就是我的风格了。

《前进》赚了129期的钱。当时作者的稿费我都给一个字一块钱，比报纸都高，所以记者愿意给我写稿。《前进》就有很多记者，还有张友骅那些写手给我们写东西。

《前进》周刊的总编辑吴祥辉写「李敖死了」系列文章批李敖，被李敖告。李敖是我的作者，等于这是我的总编辑和我搞政变，他得罪了我的最主要作者。我是发行人，必须尊重总编辑的编辑权，可是他做得太过火了。他和李敖有私仇。他的立论是说，文星时代的李敖确实是一个斗士，但现在的李敖已经变质了，变成了一个骗子。他写文章去勒索生意人，搞钱，拿文章给张建邦：我要登了，给我多少钱我就不登了；拿文章给辜振甫，说你不给我钱我就要登了。辜振甫就花钱买他的字画。真真假假的。结果李敖就告，连我一起告。

当时我们和右派的《龙旗》杂志也打笔仗，总编辑写的文章也被他们告诽谤，我也被判了几个月的刑。反正作者写的文章我都要承担责任的了。在台湾，发行人负担法律责任。

那时比较有名的党外杂志还有《新潮流》，是邱义仁他们在搞。我走后不久，《深耕》就停了，他们去办《新潮流》。

《前进》已经把杂志带到周刊时代了，半月刊没人愿意看了，周刊刊期短，对社会议题的反应速度快，相当于从步枪时代进步到机关枪时代了。《前进》是第一本党外周刊。《新潮流》那时的销量可能连《前进》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斗智与放我们一马

搞民主运动刊物，国民党当然不会欢迎，猫捉耗子当然要藏来藏去，要斗智。我们好像在阿富汗山洞里的人，有自己的求生本能，知道把杂志怎么偷偷搬出去。我们不依靠外面的经销商，自己建立发行系统，成立了书报社，用卡车跑全岛把杂志发给中盘商，甚至直接发给书报摊。前面的过程，我有一套自己的通路了，所以他必须到终端去搜。

有两种处分，一种是查禁，一种是停刊。他两个动作都执行，停刊，杂志的名字就没有了，好比把树干砍了；永久停刊就好比把树根挖了；到印刷厂查禁就好比砍树枝了；可是到书报摊查，就是去捡树叶了。我们把印刷过程神秘化，有很多个印刷厂，一直到我们自己的经销系统建立后，他想要砍树枝都很难，只能捡树叶了。有时会被停刊，那再换一个刊号。我弄四个刊号轮流出：前进、前进时代、前进广场、前进世界 - 四个不同的名字，你给我停掉三个，我还有一个可以出，我有备胎。这样轮着，”前进”这个牌子一直在出。

警备总部没那么多兵力，检查也不是他的主要业务，只好找警察，但警察查禁报刊会和党外人士发生冲突，不是他们最喜欢的业

务，他们更喜欢去扫黄。所以他们阳奉阴违。我们就在警察的这种心态下生存着。

这里头我也觉得有国民党放我们一马，不然的话，不但停刊，人也都抓了，现在回想起来蒋经国也是在利用我们这一股党外的力量，压制内部的保守派。蒋经国底下也有他的派系格局，他主要是面对蒋介石留下的党内保守派势力，头子应该是宋美龄。我们是两股势力都反，但社会上喊自由民主的势力越大，老百姓都要求民主，蒋经国就可以说：你看外面都这样了，你这样就太保守了，我们要不要君主立宪？他和宋美龄间的宫廷权力斗争，外面有革命派的时候，他有可以走戊戌变法路子的空间。我们变成他的筹码。也许蒋经国某种程度上不希望我们灭绝掉，但又要有相应的处罚，不能让我们过于大鸣大放。

“街头小霸王”

《前进》办了3年多，1986年我要去坐牢了，因为坐牢，没到期的议员就中止了。我第二任议员的4年任期，只做了9个月。正好在民进党成立前一天坐牢，共一年四个多月。9月28日宣布成立民进党，9月24日我把大家找到周清玉家，劝大家这次一定要干：我还是外省人呢，连我都抓，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判我坐牢的诽谤罪算什么诽谤？我在台北市议会里面质询国民党的市议员，二次房贷超额贷款 2200 万，法院本来当作不重要的“他案”放在那里，”宪法”里议员质询时有言论免责权。法院判的时候，也是判得理不直气不壮。法院判决说我毁谤另外一个议员超额贷款两千两百万，这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其实只有两千一百多万。

我火大了。宣判那天，我提前就知道他们打算判我有罪，我有备而去，带了一个钟，上面绑着黑丝带。那天我从法院往外走，就开始拉开布条，说「司法死了」。然后在里面拿着麦克风大吼大叫，开始抗争！从法院出来，警察就把我们挡住，法院在博爱路，离”总统府”很近，他给我堵了三面，但这面车子还在走，我就抱着那个钟，冲到总统府抗议，把钟摔到总统府院子里去了。这个动作就带动了很多人的耳语，说林正杰向总统府示威，给总统”送终”（谐音），说司法死了。

全台湾党外的支持者都疯狂起来，一开始我们在和平东路杂志社附近几十个人，后来变成几百个人围观，然后警察把我们围起来要抓，可我还是现任市议员的身份，警察局长也要礼遇三分。我们就出来了，没有抓。搞了那一场之后，接着连续十几天都在搞，从几百个人到上万个人上街头游行，报纸都只登一点点新闻。然后，

台大十几个教授出来声援我：议员有言论免责权，怎么能够随便判呢？

其实不是因为我在议会里面而愣要抓我，而是我们在与国民党对抗，那一阶段已经是组党很密集的阶段了，抓我是因为我们”党外”的组织化，虽然我已经不是三合一－议会路线、文字路线、群众组党路线的领导人了。那时台独的力量已经都很大了，三条路线是我同时在发展没有错，但是其他人如陈水扁、谢长廷也是市议员，社会声望也差不多呀。

当然陈水扁、谢长廷主要做议会路线，但那时议会路线已经变得很热闹了。我一枝独秀的领导地位已经没有了，而且台独已经跟我对立了。台独最中坚的人物就是邱义仁和林浊水，而且编联会的人我也去跟陈水扁、谢长廷他们结盟，他们也开始有了这一批运动家的力量。谢长廷和陈水扁他们羽翼丰满，越搞越大，搞到 1991 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超过我这边了，我被清出来了，等于说我这条路线是统独斗争的失败者。

“街头小霸王”的称号就是因为我 1986 年的街头示威，我从台北一直搞到高雄去，在高雄我也搞了上万人的示威。在桃园把警车都踩扁了。抓到警察当我”战俘“，让他们乖乖地给我们开车，我

们的人都围在旁边：林正杰掉下来，你就死在这里了。就在暴动边缘了。民进党组党前一个月我都在街头，虽然判我入狱，但法律上我还有一个月的上诉期，我不上诉但是我有权利上诉，我就利用这段时间跟你干了！9月3日到9月27日在我发监执行之前这段日子，我都可以跟你干，算好了日子的。

那次我判了一年多，又加上李敖的诽谤，判7个月。我搞了一个月的街头运动，侮辱公署，也判了9个月 - 我入狱前最后一天，我们几百个人把台北法院一楼大厅占领了，法官法警他们都躲到楼上去。但我碰到蒋经国过世，不久之后所有的犯人都减刑。我实际上坐牢一年四个多月，1988年初出来的。

由绚烂归于边缘

我抓进去后，还出了几期《前进》，然后停掉。我出来之后重新把它复刊。这次复刊就是跟台独干了，名字还是叫《前进》，是月刊。那个时候《前进》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们搞了很多游行，包括老兵返乡。社论主要是南方朔写，相当于我们的总主笔。

我进监狱前和出来后，媒体环境差别很大。”解严”最大的影响是言论的”解严”。我们《前进》原来扮演的角色，《中国时报》和《新新闻》都可以取代了。国民党的内幕报纸都可以写了 - 《新

新闻》也可以写了，甚至《时报杂志》也在写了。而且我们又是一个体户的经营方式，跟他们的经济规模又不同。开放时代，我们的运动刊物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任务。《前进》月刊最主要的文章，是我批民进党主席姚嘉文的一封公开信。我出狱以后，黄信介比姚嘉文慢一点出来。姚嘉文当了民进党主席，老大出来他也不让位子，姚的独派色彩特别强烈，当时是很明白地在走台独路线的。我因此支持黄信介，写文章向姚嘉文开战。

那个时候这篇文章很轰动，不止是《前进》月刊，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全文转载了。《联合报》几乎每一个字都登了，几千字的一大版，因为他们也支持反台独的力量，那时台独还不会得到社会的很大同情。结果黄信介赢了。那个阶段我们把台独打败了。民进党第一个台独的党主席姚嘉文其实是《前进》月刊给干掉的。



许信良

但是台独没死。后来许信良从海外偷渡回来，1989年被抓到监狱里，我去台北县土城带了一万多个人包围监狱去救他，我因此还被打断了两根肋骨。我用宣传车，号召全岛的人，发动一

万七八千人去包围监狱，没有闯进去，把监狱团团包围起来了。白天很多人，晚上我们只剩下几百人，他们派了 3000 警察把我们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们每个人都被他们打得很惨。就被镇压了。

我被打后送到医院去了，为了土城事件我又被判了一年半，我上诉。这时已经解严很久了，因为我是“立法委员”，政治声望也高了，“立法院”几乎全部都声援我：那个账怎么还可以再算呢？最后判了缓刑。但许信良回来之后仍依靠独派，从海外回来的几乎都是独派。

把姚嘉文干掉，把党的领导权抓到，我们支援的黄信介当选了。当时社会上的报纸也开放了，新闻也很多了，地下电台好像也出来了，那么我们作为党外时代的信息提供者的角色也没有了，政论的角色还有一点，但靠政论是难以维持它的经济效益的。就好像说我们以前打的红叶棒球队，现在人家已经变成职业队了，有商业的东西在里面，我们个体户就不行了。《前进》月刊大概办了十几期，经济效益不好停刊后，我就没有再办媒体。

离开民进党之后我就边缘化了，我也不是国民党，而且我的公职也没了。现在我在政治上是边缘的边缘人。

2006 年倒扁运动后期，施明德要把红衫军解散，我不同意。我觉得搞运动不可以虎头蛇尾的，把群众叫出来表演完了就不理了，这个运动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红色可以改变台湾原来的蓝绿结构。但施明德觉得玩完了，把红衫军之家拉上铁门，所以我就组建自己红衫军的队伍，基本上红衫军的铁杆部队是跟着我们自主公民协会走，施明德只剩下原来的那些绿头了。其实我也不愿和他分手，只是他不干了，我们觉得这个运动是要干的。我想，红衫军运动和将来的统一运动都是有关的，红色的嘛，蓝绿之外，打破了红色禁忌。对我来讲，统一运动红衫军非搞不可，但施明德不搞统一运动，他就是反反陈水扁。

什么人才配写李敖？——指正《台湾狂人李敖》的几处谬误

5biao

读罢李敖的《李敖回忆录》、《李敖快意恩仇录》，再翻局外人写的诸如什么《李敖新传》、《完全李敖》、《风流才子李敖》、《现代狂人李敖》、《李敖的七彩人生》、《李敖和他的女人们》……



武彪

直教我头皮发麻，厌不绝口，我不得不信服：好的中文表述方法确实不止一种，但袭用其中之一翻来覆去倒装、排比、转换人称、剪辑次序、颠三倒四、掐头去尾……非但不能推陈出新，根本就是徒增其丑。还是李敖说得痛快：“要跟李敖比中文，你（们）疯了！”不过也有一本吸引我读

至终篇的，那就是马家辉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另有一本引起我自终篇开读的，这就是董大中的《台湾狂人李敖》。

读过《台湾狂人李敖》的《后记》以及第十四章——《也算结语》之后，我想起一句话。那话是一个汽车修理工说的，他说：“现在修理部越开越多，连赶马车的都敢修汽车！”

董大中当然不是赶马车的。他“1935年生，多年在教育界服务。1979年初调山西省作家协会，已退休。现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顾问”。他在《后记》里表示：“我所依据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李敖本人的著作，特别是煌煌四十卷、含有一百多本书的《李敖大全集》。……再就是大陆出版的其他版本。台湾出版的李敖著作，笔者只见到一本《李敖随写录》前集”。他“有一点颇为自信，就是书中每件事、每个细节都有根据，没有半点虚夸。在事件的取舍上，也坚持大处着眼，舍小不舍大，努力写出其主要方面”。他强调：“忠实于历史，应是写人物传记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台湾狂人李敖》P536）

不过当我领教了《也算结语》里董大中对李敖的“几点观感”之后，在回味汽修工那句名言之余，我坦白承认：董大中不是赶马车的，也不是修汽车的，更不是坐汽车的，他是骑自行车的。



以骑自行车的速度，要追上汽车，弄明白汽车构造原理，也不知道快马加鞭顶不顶事。

一、李敖是个人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董大中说：

李敖正是一个最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不惜冒坐牢的危险，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而战，为揭发黑暗、黑金而战，是为了把国家、把社会推向前进；他提倡全盘西化，动不动就用法律武器打击违法违规现象，是为了使社会走向民主和法治；他反对“台独”，高倡按“一国两制”统一国家，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是为了整个国家。就连编《中文大句典》这样一件具体工作，也是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的。（《台湾狂人李敖》P510）

看吧，又是“为了把国家、把社会推向前进”；又是“为了使社会走向民主和法治”；又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为了整个国家”；又是“就连编《中文大句典》这样一件具体工作，也是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的”（这一见识尤其可笑，因为李敖立身行事念念不忘“李敖至上”，他扬言编《中文大句典》，其意也在此。所以他计划的《中文大句典》全称叫《李敖中文大句典》，自然“绝大部分的好句子都是我的，那些烂句子，作反面教材的，都是别人的”。这一

“具体工作”完全属于“个人行为”，关“爱国主义”何事？真要是别的爱国主义者集思广益欲完成此大业，看“李爱国主义者”不“挥刀相向”才怪呢！）。

如此，给大家的印象，只要李敖不提倡“全盘西化”，根本就是位正气凛然的共产党员，但这是事实吗？

评价一个人，必须“舍己从人”，从对方的主体行为立场出发，“坚持大处着眼”，画出对方真实嘴脸，岂可“以己度人”，把自己脑海中的想当然形象馈赠给被评论者。说李敖是爱国主义者，不能说不对应，但定位很泛泛，很不客观，根本没说在点子上。说句不好听的话，定位李敖是爱国主义者，跟指出李敖是男人没啥两样，隔靴挠痒。

李敖是一个最大的个人主义者！

波普尔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P373）中说——

“个人主义对立集体主义，利己主义对立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不是和利己主义相对立的，它也不是和利他主义或无私相统一的。集体的或群体的利己主义，如阶级利己主义等都是十分普遍

的事情”，“另一方面，一种反集体主义，即个人主义，同时也可能是利他主义；为了其他个体，他也能够自愿地去作出牺牲”。

拿国民党来说，作为一个政党，它自然讲求集体主义，但它为了一党私利，于抗战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同胞相残，外患猖獗，国土沦丧，百姓遭殃，可说是十足的利己的卖国的集体主义；又以李敖而言，他独来独往，四面树敌，八面威风，信奉“不团结就是力量”，无意与群众打成一片，甚至扬言“能关门办的事绝不开门办，能一人办的事绝不两人办。——‘成大事者不谋于众’，除了选举、暴动与鼓掌外，群众全无用处”，还有——“高人只对自己负责，反倒不对他所拯救的群众负责。群众是非不明、群众忘恩负义、群众懂个屁，为什么对他们负责？”由此可见，李敖根本是反集体主义、怀疑团队力量、不迁就同一战线盟友、情愿独来独往四面出击的“老李飞刀”。但“老李飞刀”为了替国民争人格，跟国民党斗、跟民进党斗、跟为虎作伥的知识分子斗、跟尸居其位的老贼小贼斗，兼之顾念人间大义，他义助殷海光、义助严师母、义助柏扬、义助章孝慈、义助慰安妇……更称得上是一个顶天立地、既利己又利他的最大的个人主义者。

所以，写人物传记，果真“坚持大处着眼”“忠实于历史”，就不能因为李敖反独促统，局限他为“最大的爱国主义者”，而无视他乃“最大的个人主义者”这一铁一般的事实。其他诸如“自由主义”、“全盘西化”、“好讼主义”、“灵肉一致”、“专制倾向”（这是董大中的又一浅见，容后驳之。）等等等等，都是李敖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叶”，他的“主干”、“根本”一言以蔽之——个人主义。

二、所谓“李敖和国民党的双重荣誉”

在该书第 514 页，董大中有如下感慨：



董大中

国民党虽然实行独裁，但查书禁书总还是有法可依，并不是为查而制法，为查而释法，或想法彻底铲除。三十年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鲁迅成了一位文化巨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使李敖脱颖而出，一举成名天下知。……我写这本书所见到的唯一一本台版书，即《李敖随写录》前集，是我的同事、朋友韩石山先生提供

的。韩先生在书中央了一张便条，说“李敖的成功，是李敖和国民党的双重荣誉”。这真是画龙点睛之言。

以上感慨不知别人听了作何感想，以个人感受而言，真是哭笑不得，纳闷视“忠实于历史”为衡量人物传记写作标准的董大中竟会出此不智之言。“国民党查书禁书总还是有法可依”，那么李敖屡屡以违法为由将国民党告上法庭，且每每“公道自在人心”又证明什么呢？总不会证明是因为李敖的无理取闹才导致“有法可依的国民党”理屈词穷吧？果真如此，那国民党也太窝囊了吧？果真如此，李敖同这样的窝囊敌手争斗不息，也太无聊了吧？果真如此，何谈“李敖和国民党的双重荣誉”，分明是李敖和国民党的双重无聊。正“由于国民党视法律如儿戏，干涉司法多年。司法系统，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李敖《法官不行了》），才使得“讼棍”李敖有法可依地与国民党频频对簿公堂，其志不在求胜诉（因为有法不依的国民党焉有败诉之理！），只求留下国民党干涉司法的历史凭证。也正因为李敖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青春只有‘斗’”的不怕鬼精神，才使得他“脱颖而出，一举成名天下知”。

说“三十年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鲁迅成了一位文化巨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使李敖脱颖而出，一举

成名天下知”，这话如果不是董大中别有所指、欲说还休，那就根本是张口就来、赌气乱说。但即便是别有所指，你也不该乱说呀，要知道在《台湾狂人李敖》里发言，你的身份是“忠实于历史”的人物传记写作者，并非左思右想、语带双关的小说家。以鲁迅、李敖的成功而言，抛开“外因”“内因”谁主谁次不论，单就机械认定“时势造英雄”绝对正确，那同样在史无前例的“四人帮”跋扈时期，内地怎么不见一位“文化巨人”脱颖而出？怎么争相涌现出那么一大堆“文化小人”呢？退一步讲，即便顾准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那我们能昧着良心说“顾准的成功，是顾准和四人帮的双重荣誉”吗？

要知道，不是独裁统治造就文化巨人，而是文化巨人使独裁统治无所遁形，使独裁统治众目睽睽之下难遮其丑，难以在控制了人们的身体，然后还逐步扼杀人们的思想自由。没有文化巨人的“卖命”“卖文”，芸芸众生只会高呼“英明”“万岁”。

看不到这一点的还有一个唐德刚：

“……再看我的老友李敖。这小子终日在骂‘混账国民党’，骂得名满全岛，稿费如潮，施施然‘总统候选人’焉！‘敖之呀！’一次我告诉李敖，‘你是国民党民主橱窗内的模特儿啊！’但是李

教不以为然，他认定那是他不怕死的结果。教之，小麻雀也。就把你‘陈文成一下’，看你怎样？小蒋先生不闻不问者，非不能也，大可不必也。不理你，你小子能撒出丈二长的溺！”（见李敖《别把国民党的无知，当成国民的宽大》中引文）

以上足见唐德刚“曲线毕露”，大有“李敖的成功，是李敖和蒋经国的双重荣誉”之马屁意味。马屁如果是真理，那1984年就因为写了本《蒋经国传》，便被台当局指派黑帮枪杀于美国寓所的作家江南应获几重荣誉呢？由美回台不几天，正打算返美时，却离奇毙命于大学校园的陈文成应获几重荣誉呢？

董大中、韩石山深思。

三、李敖有专制倾向吗？

“一九八〇年，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就是文星老友萧孟能告我的所谓侵占背信案，这案子根本原因在萧孟能抛弃了发妻朱婉坚——跟他同甘共苦四十年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因而触怒了萧孟能的姘头王剑芬、触怒了萧孟能”。（《李敖快意恩仇录》之十四《梦遗纪》）

由于“国民党官方王升介入，高等法院庭长林晃、推事黄剑青、顾锦才竟以代造证据、窜改笔录、否定刑事警局科学鉴验等手法，

入我于罪”。（《李敖大全集》之十一第8页《刘士元配审许案吗？》）“害我坐了半年冤狱”。“由于我的耐磨善斗，虽然最后萧孟能被我打败，以诬告罪坐牢并逃亡海外，但在过程中，我也饱受诬蔑与损失”。“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使我丢了老脸、丢了老友、丢了老婆，但最后我反败为胜，不但恢复了名誉，并且打败了他们，还趁胜跟国民党算了老账，老李飞刀，追杀十八年，至今未已，李敖的可怕，连李敖自己都有同感呢！”（《李敖快意恩仇录》之十四《梦遗纪》）

董大中对此表态是：“这是意气用事，是报复。这里缺少的是——一种君子之风。”另外在提到李敖频频告别人诽谤，但“谁也不敢告”李敖时，董大中又慨叹了一番：

做人，做到别人无可告，是人格的无上完美，做到“谁也不敢告”则表现出了一种霸气。李敖是反专制的英雄，但自己在行事上却给人一种独断专行、像独裁者那样缺少宽容情怀的印象，这是有违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精神的。民主，就要宽容，要容忍不同意见，甚至要“培植”反对派，跟反对派平起平坐，平等相待，不是当敌人打倒。做到别人无可告，作风必然是民主；弄得“谁也不敢告”，十有八九会走向专制和独裁。在这点上，李敖跟鲁迅倒是有相同之

处。胡适是主张宽容的，这却正是李敖不满于胡适的一点，而胡适不愧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旗手。李敖对前苏联某人消灭异己的做法甚为称道，而前苏联某人就是一个专制主义者，最后成了孤家寡人。读李敖的书，有时感到，他那样一不怕坐牢，二不怕杀头地挑战蒋家王朝，挑战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并不是为了实现民主，实现自由，而是仅仅为了满足他自己对绝对自由的需求，当他个人的目的达到以后，他就有可能摧残这个果实了。……举双手投票选举李敖为“大师”的人，要他在“总统”竞选中也投李敖一票，恐怕会犹豫再三吧，因为做一个“地区领导人”，有没有民主精神，是诸种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种要素。选一个有专制倾向的人到台上，只能把已经到手的民主葬送掉。

在这里，我以为有必要请董大中弄明白如下问题：

（一）、李敖骂遍“朝野”，为什么“谁也不敢告”？

按董大中理解，李敖霸气使然。果真如此，那李敖源源不断以诽谤罪与众多被告对簿公堂又从何解释？众人都那么怕事，对李敖三缄其口就是了，犯得着频频配合李敖，使其在法庭上逞威风吗。可见宝岛不是缺乏“勇敢的台湾人”的，甚而更有着书《李敖死了》的“猛将”。所以董大中所谓的“霸气使然”不能成立。真实原因

很简单：李敖心中无鬼。所以他能够“我手写我口”，以无可辩驳的资料“修理”对手，而对手更怕因为控告李敖，而使自己的“前科”被李敖大白于天下，所以宁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句话：不是李敖有多可怕，根本原因在于对手心虚。

（二）、李敖行事独断专行、缺少宽容情怀、作风不民主吗？

在《李敖回忆录》之《口诛》篇中，李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不愿伤他心，故不说理由，这是我为人又守原则又细心之处。一如章孝慈到我家来，我事先请我母亲到街上去玩一样。——为了他自幼失母，我不愿他看到我家有老母，以免使他看了难过。……李世振常常向人说：“你们别以为李敖是个‘新家伙’，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比我们还多的叫旧道德’！”

这样子细心地替对方着想，能说李敖缺少宽容情怀吗？至于，说“李敖行事独断专行、作风不民主”，这无疑是事实，因为李敖独来独往，独自跟一切恶势力宣战，很难有机会同“笨蛋”协调步伐，他能不独断、能不专行吗？莫非硬要求他跟镜中的自己发扬民主作风吗？

（三）、胡适不愧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旗手吗？

如果说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有贡献，这一点没人否认；说他宣传自由主义有成绩，这一点也没人否认，但封他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旗手，这就有些强人所难了。蒋介石逃往台湾打算“违宪”连任第三任总统时，胡适对此的表现仅是——讲两个小故事劝蒋介石不要这样。伟大旗手会这么和颜悦色、慢声细语吗？“雷震案”发生后，胡适也仅是跑到蒋介石跟前凄惨惨地说理求情。伟大旗手会这么对牛弹琴吗？不客气说一句，董大中封赠胡适旗手头衔，纯粹就是捧杀。

（四）、李敖对前苏联某人甚为称道吗？

所谓某人，即指斯大林。因为李敖曾在文章中表述：斯大林说经过精密作业将敌人一举消灭，是人生一乐，而我李敖经过精密作业将对手一个个搞得灰头土脸，岂非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大义如此，非原话）于是，董大中就得出个“李敖对前苏联某人甚为称道”的结论。这也太滑稽了吧！太“出人意表”了吧！让人很怀疑董大中的理解能力。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之十四《梦遗纪》中还说过这样的话：

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警总抢劫我的告别文坛十书后，由李国瑾中校出面，与我料理后事。李国瑾是王升红人李明的弟弟，李明程度本来奇差，李国瑾更不如乃兄，且面目可憎，一如乃兄。为人又阴险讨厌，一如乃师王升。给人印象，恶劣已极。希特勒说他宁愿拔掉两颗牙齿，也不要再和佛朗哥见面，我则愿意拔掉四颗，此生再也不要遇到这种政工人员！

按董大中的理解，是否又要得出“李敖对前德国某人甚为称道”的高论！

（五）、李敖是因为没有民主精神而落选“总统”的吗？

对此问题分三个方面来说：

1、李敖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志不在当选，而意在给群众洗脑。他鼓动大家投票给宋楚瑜，所以，他得票少，并非因为选民投票时“犹豫再三”；

2、李敖有民主精神，即便当选，也不会“十有八九走向专制和独裁”，更不会“把已经到手的民主葬送掉”。这从他对外宣讲万一自己当选就任命宋楚瑜为“行政院长”全权打理一切，而自己仅作挂名“总统”可知。

3、所谓竞选，有民主精神的不一定被选上，有专制倾向的不一定不被选上。希特勒就是凭借选举上台。

（六）、“报复”是什么意思？

至于董大中针对李敖不放过萧孟能，所发的“这是意气用事，是报复。这里缺少的是一种君子之风”议论，更是李敖所不屑的一种无原则的“烂好人”论调。况且，所谓报复，理应是指避开法律，自己私下以不正当手段对付“仇家”，而李敖则是采取光明正大的法律手段解决恩怨纠纷，谁是谁非，法庭自会了断，何以斥其为“报复”？再者，前面董大中对于李



萧孟能

(1920-2004)

敖“动不动就用法律武器打击违规违法现象”并无反对之意，明白这是“为了使社会走向民主和法治”，怎么到了这里，反而开始批评李敖缺少君子之风呢？足见董大中的立场不坚定。这一“不坚定”也表现在他的如下发言：

读李敖的书，有时感到，他那样一不怕坐牢，二不怕杀头地挑战蒋家王朝，挑战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并不是为了实现民主，实现

自由，而是仅仅为了满足他自己对绝对自由的需求，当他个人的目的达到以后，他就有可能摧残这个果实了。

前面还以此作为李敖乃“最大的爱国主义者”立论呢，此刻却“有时”起来，何以不坚定如此呢！

四、李敖“尽信书”吗？

董大中还说：

另外，李敖似也有“尽信书”的意味。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图书到现代媒体上的记载，并非百分之百正确，既有错讹，也有谬误。特别是近代媒体上的记载，有的把计划、设想、方案当实，有的把小事化大、大事化歪，有的还可能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这些印成白纸黑字的“知识”其实是靠不住的，在运用时必须下一番甄别功夫。李敖写出《播种者胡适》以后，胡适读了并不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此文有不够正确的事实，“那些事实”却又不是李敖编造的，他都有根有据。原来出在媒体上。李敖说胡适“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就是受了媒体的骗。（《台湾狂人李敖》P521）

虽然董大中并没有武断认为李敖尽信书，只是感觉“李敖似也有‘尽信书’的意味”，但相对董大中拥有“煌煌四十卷、含有一

百多本书的《李敖大全集》”资本，并且以之“颇为自信”而言，这种感觉也是不该有的。

李敖如果尽信书，在执政者清一色的宣传下，何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蒋经国研究》《国民党研究》《民进党研究》？何能揭露《李登辉的真面目》《李远哲的真面目》《陈水扁的真面目》，并进而拆穿《李登辉的假面具》呢？正因为李敖不尽信书，明白“这些印成白纸黑字的‘知识’其实是靠不住的”，懂得“在运用时必须下一番甄别功夫”，才没有被“党化”，才没有被“洗脑”，才“生产”出了董大中所拥有的“煌煌四十卷、含有一百多本书的《李敖大全集》”。

自然，说李敖不尽信书，并非说他的“煌煌四十卷”就保证不存在半点错误，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但湿鞋归湿鞋，丝毫没有理由将其当作“李敖似也有‘尽信书’的意味”之根据。

结语

董大中说：“凡事都应该‘一分为二’，对李敖也应当如此。”我完全赞同，并进而想到，虽然以上我列出了我认为的董大中的诸多谬误，但“凡事都应该‘一分为二’”，对董大中也应当如此。

董大中退休之后，笔耕不辍，投身李敖研究，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才气，也有力气，没有力气，也有勇气。勇气，勇气，勇气。



【三十年遺忘錄】埋伏在血液里的叛逆火焰——陈芳明看李敖

陈芳明

到如今血液里仍埋伏着的叛逆之火，烧完了青春，烧完了中年，剩下的余烬微温还可拿来暖和向晚的岁月。



陈芳明

曾经是一位怯懦退缩、优柔寡断的少年，有一天竟然被锻造出粗壮的意志，于今想来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这种转变当然极其冗长缓慢，但我相信生命里总有一个起点。每当追问自己的精神转折时，一九六〇年代的窒闷气息不觉又回到复杂的

记忆，心情顿时又落入灰暗、闭锁、不快的氛围。就像里尔克诗里的那只豹，焦躁地来回走动，定睛望着栅栏外那可疑的世界。

抑郁的年代悠长且难耐，侥幸还有一丝稀薄的空气微微流动。藉助那罕有的呼吸空间，青春得以存活下来，叛逆的情绪也跟着点燃起来。经历过六〇年代的许多青年大多会同意，不绝如缕的一丝

空气应该是吹拂自一个书香圣地与一位传说人物。如果有人提起，那一定是属于一个世代所共同怀念的文星书店，以及书店的旗手李敖。

作为一个旗手，李敖是我那个时代的一种愿望，一种行动，一种叛逆的象征。他的叛逆带有桀傲不驯的架势，也具有雄厚的历史知识训练。患有健忘症的台湾社会，似乎已经拭去当年他曾经开拓言论版图的记忆，甚至也遗忘他为这样的行动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他的形象，以及他的文字，在我青春灵魂镂刻下来的印记，是不可能轻易忘怀。

李敖大我十二岁，同样属猪，是我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前辈。一九六五年我到达台北读书时，他的名声已在朋辈之间广泛传诵，几乎可以用满城风声来形容。年龄的迟到，注定我必须错过许多热闹的事件。带着落后的心情，纵然只是抓到历史的尾巴，我似乎能够理解李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时代绝情地对他关闭时，我确切知道，他仍然走在历史的最前端。他的背影，引导我走到一个思想的路口。

时代轰然关闭的，是李敖主编的惹人议论的刊物《文星》，以及他坐镇的城堡文星书店。我在那年九月就读辅大历史系，常常把自己

关在图书馆，为的是补修错过的功课。我总是请求图书馆员取出过期的《文星》，让我坐在黄昏的落地窗前阅读，直到夜晚的来到。在高中时，我仅沉迷在文学读物，从未有机会接触如此丰富的杂志。每期封面标榜的「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的杂志，确实尽职地开启我的眼界。在思想上，我从《文星》初识了自由主义。在生活上，我第一次感知台湾社会的存在。在艺术上，我领受了当时现代主义运动的暗潮汹涌。从南部小镇北上的青年，终于走上通往生命启蒙的道路，正是在捧读《文星》的时刻默默发生。

李敖以一个灼热灵魂的姿态进驻到我的思考。什么叫做生命追求，什么叫做心灵开放，都成为我日后汲取知识过程中的偏爱。有一种驱力不断在我体内膨胀翻滚，那时候并未察觉，自己的人格与性格已开始接受前所未有的改造。在李敖身上，我着迷的并不止于雄辩的文字，而是更加醉心于他坚持的自由主义精神。这是我思想成长的一个断裂点，是我与年少时期正式挥别的时刻。在此之前，我的身体带着沉重的枷锁，驯服地听命于所谓党国的制式教育。李敖文字使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内心竟埋藏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浓稠滚烫的岩浆早已在血管里急速流窜。我必须承认，没有经过李敖的点拨，我的身体可能会变成死火山也未可知。表面静止，内心

躁动的我，一直在寻找恰当时机与恰当出口。我终于引信爆发时，已是在十余年后远离台湾的异域。回望台湾时，我的行动证明已是迟到的。李敖是一位勇者，也是强者。他不曾等待，而是勇于创造时机，也勇于开辟出口。自由主义传统在台湾有一段相当挫折的历史，主要原因在于威权体制过于傲慢，而知识分子过于脆弱。这种脆弱，并不能完全苛责知识分子，毕竟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必须



李敖

(1935-2018)

依赖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改革意愿强烈的中产阶级。

国民党能够在五〇年代以后的台湾如入无人之境，就因为从未遭遇来自中产阶级的抗拒与要求。李敖在中产阶级还未成熟、资本主义犹在

萌芽的时刻，就以具体行动向国民党挑战。这位孤独的战士，应该已经预见一个困难的命运正张开双手迎接。

整个世代的知识分子都热着心肠看他表演，却没有人鼓起勇气加入他的行列。他比任何自命左派的知识分子还更具批判力道，并且更为激进坚强。我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阅读第九十八期的《文星》

时，竟然可以感受自己的心跳特别剧烈，血液似乎也到达沸点。那时，李敖所写的〈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正捧在我的手上。一位十八岁的青年，可能还没有足够知识经验去判断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但是却清楚可以读出李敖在写下那篇声明的字字句句，简直是一记一记铁槌击打在沉默无声的台湾社会。

李敖的自由主义思考，无疑是来自胡适的启蒙。但是，他的行动格局，胡适是无法相互比并。他们没有任何师徒关系，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却共同承担一个畸形的政治体制。同样受到历史环境的限制，胡适终其一生都与当权者保持密切往来，李敖则选择站在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宿命，无论立场如何不同，最后都无法遁逃权力的压制。胡适过于贴近国民党，在寂寞的晚年，精神上形同缴械。他的思想不仅没有突破，反而提倡「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妥协哲学。在五四时期争取个人自由解放的胡适，受到国民党的羞辱、扭曲、伤害，最后被迫隐身没入历史地平线。李敖前进的方向，全然与胡适背道而驰。他拒绝容忍，当然也不甘沉默。在党禁报禁的高度思想检查时代，知识分子都宁可闭门读书，唯李敖毅然开门迎战。对手无寸铁的书生，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过

監視、囚禁、扑杀的机会，何况是面对倨傲挑战的知识分子如李敖者。在三十岁以后，李敖的命运变得悲凉而悲怆。

在正确的年代做错误的事，或在错误的年代做正确的事，基本上都带有悲剧性格。李敖的行动，远远走在时代之前。因此，他的实践全然不能以正确或错误来评断，较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他从来所做的事都属于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他所处的时代，也不能说正确或错误，只能说他的生命情调与行事格调全然不合时宜（out of place）。

第一次我从海外回到台湾，是在一九八九年夏天。李敖五十四岁，我四十二岁。阔别这么久之后，旧时的友情已是荡然无存。作为异议分子所得到的待遇，唯我存心了然。那个夏天我去拜访李敖，更可理解他这辈子在台湾所尝到的荒芜与孤寂。住在城市高楼的李敖，行迹近乎隐居，但是他的社会介入却比许多知识分子还来得深刻。

他看来是从容自在，时间与苦难未尝在他的前额留下丝毫痕迹。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谈话相当谦和有度，与他犀利的文字判若两人。留存在我内心的一九六〇年代李敖形象，与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主人似乎衔接不起来。那年文星书店被迫关闭之前，几乎台北

的青年学生都鼓勇而出，为的是抢购最后库存的「文星丛刊」，也为的是对这样标记着自由主义精神的城堡致敬。书店橱窗张贴着标语：「酒店关门我就走」，语意非常不明，却隐约带有一份挥别时的潇洒。在特务鹰犬的环伺下，一个面临关闭命运的书店，还能保



持如此云淡风轻，大概也只有李敖做得到。

「文星丛刊」是我那世代的风尚。就像现在青年每人手持一支手机，当年人手一册阅读李敖主编的杂志与丛刊，也是一种时代的仪式。丛刊的个性，其实就是李敖的个性，宽容，开放，但不失批判精神。在我知识追求的旅途中，许多初识的作者都

《文星丛刊》

是在文星遇见。不管是杂志还是丛刊，开

启了我历史教育之外的现实视野。集合了阵容整齐的作者，建构了封闭年代的最佳心灵，非李敖莫办。在现代主义运动的大旗下，无数在日后被视为经典的作者、诗人、舞者、音乐家、画家，都通过了文星这道闸门。在那样的行列里，李敖的实践与行动，无需援引抽象理论，就全然是自由主义者的格局。

李敖的言论最能检验那个时代当权者能够忍受的程度。他的冲决网罗，并非只是在求得个人思想的解放，也是在护航整个社会求得心灵的释放。我从未标榜他是英雄人物，但是从大学时代到研究所时期，他的文字隐然在为我定制一个指标：任何文字不能引起议论或争论，就不足以干涉政治气候。李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共同故事；李敖的结局，也是一个历史的共同结局。处心积虑要终结他言论的愚蠢统治者，能够想出的聪明手段，便是诉诸冤狱来消音。羞辱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才能抬高国民党的统治性格，这是台湾历史的战后命运。

李敖坐牢，是整个世代思想坐牢的缩影。每思及此，我总是感到气愤心痛，以至不知如何自处。我后来阅读《李敖回忆录》，才得以窥见他在狱中遭到的凌辱刑求。那种失去理性的虐刑，正好反映统治本质的丑陋与野蛮。读了他充满人性的文字，才觉悟到他曾经也有过坚强与脆弱的时刻：「……在多少个子夜，多少个晦冥，多少个『昏黑日午』，我嚙泪为自己打气，鼓舞自己不要崩溃。」他写下这段令人不能卒读的字句时，国民党正处于崩溃前夜。我去拜访李敖，绝对是为了向这位重新站起来的自由主义者致敬。我有太多的理由，必须交代清楚。李敖坐牢时期，正是我远离台湾的时

候。七〇年代党外民主运动臻于高潮阶段之际，我常会假想，如果李敖没有缺席，会不会使民主言论更具活泼精彩？这是没有答案的提问。不过，他在八〇年代出狱后，就立即与党外杂志结盟，造成的气势令人瞠目。

我那时正自我囚禁在洛杉矶主编《美丽岛周报》，远隔海洋，居然也可以感受到他擎造的风云飘海而来。受尽屈辱的李敖重出江湖，不带任何血迹泪痕，也完全不浪费丝毫时间，就立刻提笔与国民党决战。他的姿态好像只是远游归来，轻掸衣袖上的尘土之后，又开始埋首工作。曾经落在他肉体与心灵的每一道残忍鞭笞，现在都折算成顽强的字字句句予以还击。自由主义者的甜蜜复仇，绝对不是庸俗的以牙还牙，而是以漂亮的言论创造更丰饶的自由。

他的文字是时事的，也是史诗的。十年软禁与监禁，并未使他的战斗意志稍退。为了使自由精神的气象更加开阔，他毫不避嫌与党外运动组成联合战线。他不是不知道党外的政治理念，也不是不理解运动阵营内部的恩怨情仇。但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李敖宁可超越自己所抱持的中国情怀，而伸出合作的手。在他身上，我真正体会了自由主义精神的高度与宽度。在洛杉矶时期，我每周都同时收到数份党外杂志，李敖的政论随处可见。注满血性的文字，

再一次测试着威权体制在日薄西山时的忍受程度。在权力与文字的对比之下，前者是侏儒，后者是巨人；国民党果然流露衰老疲态，李敖反而变得无比苍劲。

从来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我逕行转载他的文字。在那段时期，国民党内部正陷于权力斗争的无政府状态，台湾社会也跟着落入失序脱序的情境，李敖的思考呈现得特别清晰。他每次出手，都能击中要害，又狠又准。他的战斗力量，强化了党外运动的气势。一九八二年发生了李师科抢劫银行的案子，警特单位一片慌乱，到处逮捕无辜百姓，既随意又恶意。一位寻常民众王迎先，竟至于遭到凌虐致死之后，李师科才落网。对这位抢劫犯，台湾媒体舆论无不鸣鼓攻击，毫不留情。李敖在这时候发表一篇文字〈为老兵李师科喊话〉，独排众议，写出流落在台湾退伍老兵的悲惨生涯。这篇政论透视了历史迷雾与政治迷障，为受尽权力欺凌的外省老兵吐出悲愤心声。丧失改革能力的国民党，当然也失去了历史反省能力；它唯一能够为自己辩护的方式，便是坐等着审判



李师科
(1927-1982)

別人。我轉載這篇文字時，引起海外讀者的議論。我必須承認，李敖的政論是周报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離開洛杉磯後，開始為黨外雜誌撰稿，自然是效仿李敖的介入精神。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而選擇自焚之前，我義務為他創办的《自由時代》系列刊物撰寫政論，无非也是跟隨李敖為自由主義傳統辯護。我的文學啟蒙始於現代詩的愛戀，從來沒有預見自己竟會涉入政治運動，而且幾乎已到達不歸路的邊境。這樣的生命轉折，當然有許多看不見的力量在推波助瀾。在各種力量的沖激之間，使我感到甚至是骨髓也會產生顫栗的，無疑是來自李敖的文字。

李敖也許知道我在海外擅自轉載他的文字，但我可以體會他的寬容與善意。我在一九八八年撰寫謝雪紅傳記時，知道他手上擁有一冊法務部繕写的二二八史料，那是屬於內部流傳的檔案。我托人向他轉達要求影印時，從未謀識的李敖，相當慷慨地把原版轉贈給我，他反而留下影印本。他的豪華手筆，確實讓我開了眼界。

我向他致敬的那個夏天，李敖已經和黨外運動決裂。我去拜訪他之前，許多朋友警告我必須慎防戒備。我第一次体会到在台灣交朋友竟然是如此辛苦，從而也理解到民主運動的格局變得如此狹窄。我所理解的民主運動，也就在於整頓威權體制在台灣人心靈遺留下

来的扭曲与伤害。这样的历史巨创，却未在民主运动中得到治疗，反而习惯以扭曲的立场看待自由与民主。我受到的伤害完全不能与李敖相提并论，但是对于他的挫折感，我的体会日益加深。

如果活在一个健康的时代，李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家与思想家。就像殷海光那样，也有可能成为上乘的哲学家。严酷的政治环境，却都把他们刺伤成为政论家。殷海光原是可以写出深刻的哲学作品，竟在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年代，穷其一生致力于争取言论自由。李敖受到的伤害还更巨大，在他的生涯里台湾失去许多重要著作。年少时期就誓言写出《胡适评传》的他，缴出第一册之后，便被迫去开拓发言的空间。他的计划中，还有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工程犹待建构。在人格与人权彻底被剥夺之后，他不能不走上政治的道路。

我尊敬李敖，一如尊敬殷海光，因为对于自由的信念从未在生命里稍尝放弃。凡是确切相信的，便舍身追求，不会因为时代的转变、政权的转移，立场就会动摇。李敖终于成为政治人物，应该是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他的内心深处，必然还活跃着一位思想家或历史家。以他的格局来判断，如果活在五四以后的中国，也许已经投入激烈的革命阵营。

看到他在电视主讲「笑傲江湖」时，我知道一位写历史的大师正在消失。如果像他那样颇具气势的写手，都选择了说历史的工作，我只能兴叹消费社会的吞噬力量是如此庞大。当他也被迫走入立法院的深门时，我更加能够认识台湾社会的不宽容。戒严体制已经瓦解，威权文化已经式微，民主开放的时代其实没有到来。我曾经天真地假想，政权更迭之后应该可以创造一个从容思考、从容写作的环境，李敖也能够回到书斋完成他的未完成。我的假想，全然出于一厢情愿。

在一九八〇年代，李敖曾经为民主运动写过一篇文字〈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鼓舞了许多充满政治憧憬的年轻世代。今天如果以这样的检验来衡量权力在握的民主运动者，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符合标准。二十余年来，剩下的战斗者唯李敖一人。以统独立场来检验李敖，那是思想简单、思考慵懒的评断。以台湾之名，沦落至贪腐境地；以民主之名，伤害自由至深，反而比起国民党还不堪。

李敖的思想内容与自由精神，绝对属于台湾。当他站在北京演讲，以调侃嘲弄方式对共产体制批评时，自由主义者的气象在那时刻变得特别庄严。他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都是在台湾酿造。无论他

同意或反对，我都觉得李敖是彻彻底底属于台湾。当他从中国回来时，还有人认为李敖已经老了。这自然是很可笑，那样批评的人其实从来都没有年轻过。惧于批判，怯于战斗，是没有资格年轻的。我错过胡适的历史，却赶上李敖的时代，也就没有失去什么。在李敖的生命里，我见证无情的政治斤斧错乱地留下深刮的伤痕，由于至大且巨，那已不是一个世代能够轻易拭去。历史的力量不断把他推入政治场域，即使已过七十，李敖还是被迫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台湾社会终于还是没有开辟一个环境，让思想家回到思想，让文学家回到文学。人文心灵的荒芜，使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都失去了意义。我在海外的黑夜里，曾经阅读李敖文字，久久不能成眠。如今回到台湾，李敖文字带给我的骚动，还是让我不能保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心情。历史是如此反覆，政治是如此无常，当我看不到健康社会降临台湾时，叛逆之火依然埋伏在我的血液里。

自由主义者及其幻灭： 《文星》与李敖

讲师：陈芳明/整理：黄莉莉

一、引言

我们谈现代主义及及不满，李敖并没有投入现代文学运动，但他提供《文星》让当时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当时李敖 30 岁写的社论已把台湾弄得天翻地覆，60 年代若没有李敖，台湾绝对是很寂寞的！现代主义运动在 60 年代能发展出来，是因为有一个更凶悍的人为争取言论自由在前面为它护航，才使得现代主义往外扩张。今天谈李敖，绝无造神之意，而是务实地看这样的人物在当时表达言论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他与现代主义的关系。

1950 台湾开始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接受美援，带来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在 1950~1955 台湾谈的是象征主义（受日本及上海来的法国思潮所影响），1955 年后受英美借用象征主义的传统转化成新的东西，涵盖的领域更大、更广阔，台湾才开始谈现代主义。将现代主义带进来的知识分子，如：叶公超、梁实秋、夏济安、陈西滢等，这些人在政治上信仰自由主义（争取个人的言论自由），与文学上的

自由主义(争取个人内心思维的解放自由)相结合，带出了现代主义运动。1956 是重要的时期：当时的刊物有《蓝星》、《文学杂志》、及 50 年创刊的《自由中国》。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要求台湾从封建、威权、传统解放出来，希望在政治、经济、文学「现代化」；言论最凶悍的是《自由中国》(雷震、殷海光)。其实自由主义者的语言很温和，他们最基本的立场是「我有发言权、你也有发言权」，这反而是自由主义者最大、最吃亏的缺点，不与当时国民党的立场契合，所以下场都很凄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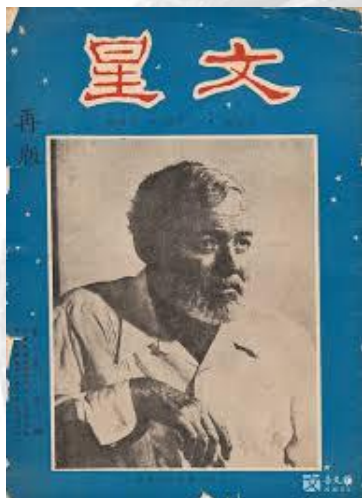
二、自由主义运动与《文星》的崛起

1957《文星》由萧孟能创办，原意只想开书店、介绍美国文化、停留在思想层次，不想在政治上发生作用。当时《自由中国》因组反对党、且反对蒋介石连任，造成 1960 被查禁，使得自由主义据点突然变真空；加上夏济安的《文学杂志》也停刊。1960 以后《文星》慢慢取代《自由中国》的地位。

1962 年 3 月李敖接掌《文星》编辑，当时鲜明的知识分子全在《文星》存活下来，现代主义因此波澜壮阔、有发展的空间，加上有激进的言论护航(李敖找陆啸钊写「恶法录」批判台湾司法、请陶

百川写稿子，将言论推到最极致)，这就是现代主义应该给李敖记上的一点点功劳吧！

60年代台湾社会几个出名的人物：鲁稚子(艺术)、许常惠/史惟亮(音乐)、刘国松/林惺岳(绘画)、庄灵(摄影)、林丝缎(舞蹈)、殷海光/陈鼓应/郭松棻/何秀煌(哲学)、王文兴/水晶/白先勇(小说)、余光中/叶珊/夏菁(诗)、张龄菱/张晓风(散文)、夏志清(文学评论)、陶百川/陆啸钊(政治)、胡品清/乔治高(翻译)、萧启庆(历史)……全集合在《文星》的旗帜下，共出300多册的书，对当时正接受启蒙的青年而言，实在是幸福的年代。《文星》最重要的地方是：现代主义的文学都在这里被看到，1930-1940的作家群中，很多人的第一本书都在这里出版。



《文星》

三、李敖开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李敖 1935 出生，在台大史研所写历史论文时，针对传统的缠小脚、姨太太等最腐败的地方作批判。24-25 岁退伍，对自由主义很向往、对胡适也很崇拜。

1961-1962 年他为台湾社会投下了三个巨弹：

1、26 岁发表〈老年人与棒子〉：针对当时文化局长王鸿钧写的文章「与青年人谈接棒问题」发言，完全展示他的书写技巧、引经据典、又能将西方的经典翻译成白话文、中英文的程度俱佳。他认为台湾社会要现代化，青年人要准备接班，问题是老年人要不要交棒？李敖靠的不是谩骂，而是用周密的逻辑思考和文字的说服力来感动人。

2、27 岁发表〈播种者胡适〉：突显胡适早期的历史形像(对新文化运动的三贡献：国语书写运动、提供史文学、白话文运动)，应效法胡适这样的知识者。此文引发当时台湾政界大震动，造成多人批判、围剿李敖。

3、同年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针对当时钱穆《国史大纲》所谈中西文化的不同作批判，对守旧人物展现了他的轻蔑，引用 Robert Frost 的话：「年轻时不要太激进，否则年老时会太保守。」

很多人讨厌他，是因为他一直保有他自己的风格：在台湾最荒凉的年代中，制造最大的噪音者就是李敖；而台湾现代主义运动能在硝烟中持续扩张，真正的带领者也是李敖；从年轻时代就在扩展言论自由的这个人，到今天仍然如此敢讲话，这，还是李敖。

《文星》98期社论〈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因争取言论自由，终结了文星时代。文星书店在1966年结束，《文星》杂志于1968年停刊。

四、结语：战斗的李敖继续战斗

自由主义的精神虽然挫败了，但它的文学却转换成现代文学继续转动，李敖确确实实创造了一个最夺目的时代，我们不要轻易地让那时代过去，即使一、二十年后更要从容地去看他所带来的格局，李敖在台湾的历史意义终会彰显出来。（完）

给亲爱的李敖大哥

陈文茜

这算一封仰慕型的情书吗？我认识李敖大哥 26 年，怎么见面的，我并不记得。只知道没有一次谈话后，我不是开心的回家。

写一封公开信给熟识 26 年的朋友，并不寻常。通常它是封寄不出去的情书，或无法言语已成陌生人的昔日知己。我和李敖大哥从无男女之情，对李大哥我太肥、太老、太不秀气、还太聪明，李大哥对我……（以下省略不语），因为某些秘密不能戳破，尤其是英雄的秘密。

李敖是个活得没有谎言的人，这使和他打交道的人颇不自在；但也使得我遇见他时，总习性逗趣地讲话，不习惯捧他。李敖捧自己，已非猖狂，



陈文茜

而是艺术；他自颂起来，旁人若插个两句，不只捧得不够高明，还有点像澎恰恰跑入达文西古油画，蒙娜丽莎都笑不出来。

我生性叛逆，崇拜一个人往往不肯承认，常常还给他倒采，这一点我的母亲最了解我，我的妈妈常说：「她说爱的都不是真的，不爱才是真的。」

李敖在北京演讲时，我就想写这么一篇文章给他；当时那么多人给他掌声，或给他嘘声，我却只能激动且静静地看着他。我知道这个天才一直被埋没了，整整 70 年。从五四之后，再也没有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中国知识分子，拥有和李敖一样的影响力。可是他一直被埋没了，一直要等到 70 岁，人书俱老，这位天才才在奇特的两岸氛围下，站上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历史舞台。

李敖常说「他不需要时代来肯定他」，因为他本身就代表着时代，时代根本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何须盲从者肯定？这是李式的顶天立地，看起来气魄很大，我却觉得很苍凉。李敖的反伪善，使他真正的价值长期被低估了；菁英上流社会总流行互相吹捧，讲求人脉，遮掩不可告人的物质或权位秘密。李敖赚钱是摆明的，他不做臭老九，不过苦日子。坐牢可以，但穷不成；因为李敖太看穿钱这件事如何消磨一个人的灵魂与志趣；他不让权力掌握他，也不让钱支使他。他赚钱的方法奇特，告人、谈判、照相、逼出钱来，年轻时还和美军顾问团与影剧名人「勾结」，合法卖二手冷气。

大刀狂舞每个人都怕

他这种反伪善、赤裸裸的干法，当然激怒伪善的社会与时代。他大刀狂舞，每个人都怕；说穿了他有什么武器？一只笔、一个不低头的灵魂、一对看穿人性的眼睛，没啥用处的「小李飞刀」、还有无人可及的聪明才华。他做得到的，除了才华，本来人人都做得到。但是看得人愈多，我们愈知道人与人若要分高下，不在财富地位，就在一股气。

李敖在北京，如今成了传奇。做为一位他长期的朋友，我必须说这是迟来的；而且是绝响的。再也没有第二个李敖，正如再没有第二个蔡元培了。

直至经过一个星期的尘埃落定，我才下笔写这篇感伤的文章。在北京大学那场「世纪性的演说」结语里，北大学生问他何时再归来，李敖则自比骑着白马离去的人，他告诉北京，此去已是永别了。



蔡元培

(1868-1940)

许多人斤斤计较他这场如何杀
了共产党，下一场如何半杀半哄共产党，最后一场又如何语重心长

共产党。我认为这些都只是细节，只是一场历史经典剧中的布景台词，真正重要的还是舞台场景上那一位无可取代的主角。谁能超越？谁能接替？再也没有，再也不能了。

李敖的精采之处不只在他的学问功力，而是那股气。由于欠缺那股气，近百年的知识分子全完了，只剩李敖一个。李敖在大陆那股旋风，正是把那股气给唤来，唤回古老曾存在于北京的记忆。

这是我和李敖的谈话，或者听他说话快乐的原因。我们人生下来，表面上看似「牵绊」太多，其实说穿了就是面具太多。他的快意恩仇，使他即使跛着脚、拄着拐杖，意志都展翅如鹰。

他回来后，我看着他的「老脸蛋」，一直问他会不会太累，「身体好不好？」他得意地炫耀未来时光无限好，海南岛已有商人送他一栋别墅，等着他。我看着他一路戏弄立法院，宣告王世坚管死人、教谢长廷划清界线、勒令无能的御使「审计长」下台……唉！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珍惜李敖，真像他所预言，必得等到他离去的那一天吗？

（本文见于 2005 年 10 月 8 日《苹果日报》）

敬悼李敖与李敖的那个时代

管仁健

近年来一直病痛缠身的李敖老师，终于息了地上的劳苦，也告别了这个他不喜欢却又始终离不开；他认为应属于中国，大部分生活在这里的人却又不这么认为的小岛。也许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会生活得更自在一点吧？

1993 年我还在东吴中文系就读时，李敖老师就来历史系兼课，我也因此有幸获准旁听。坦白说这时我已 30 岁，台湾也解严了好几年，大师昔日



管仁健

的光环越来越黯淡，我也不再有当兵前那种朝圣的心情。尤其李敖老师的文字浅白，不上课打开电视也能听到书里差不多的内容。

前不久刚过世的物理学大师霍金，有人怀疑他早就死了，这些年坐在轮椅上拍照的只是个没有灵魂的傀儡，所发表的言论也都不

是出于霍金。其实在戒严时代与我一样，曾受李敖老师著作启蒙的欧里桑们，或许心里也会这种疑惑吧？

理智一点来看，即使还在戒严时代的李敖老师，从开始与萧孟能理不直却气超壮的缠讼，就已难掩大师的心理阴暗面与软弱。但这就像我们从前在看阿扁一样，靠得越近就越觉得不对；但为了顾虑所谓的「大局」，又只能选择装傻或私下窃语。李敖老师不是今天才死的，或许解严那一刻他就死了，甚至应该说 he 第二次入狱时就死了。

记忆中那个超安静的女孩

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年纪很小时我就看过《文星》与《传统下的独白》。1979年还在读五专一年级下学期时，更买了刚第1次出狱的李敖老师新作《独白下的传统》，那时我确实是李敖老师的死忠粉丝。

天真到自以为是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当时只是写了一篇介绍学校各社团的白目文章，里面竟提到各大专院校里的三民主义研究社与大陆问题研究社，并非一般的学术性社团，而是当局「特许」的政治性社团。这原本只是大专院校里的常识，没想到说出国王没

穿衣服的笨小孩，竟牵动校内两派本来就不合的特务单位，其中一派先下手为强。

在我被约谈后，眼看期末考后就会被退学。那一年父亲还不到50岁，为了我将被退学的噩耗，奔波于家里与学校之间，头发开始花白。他费了好大力气，终于为我拿到一张插班考试的准考证，考上了市政专校的公卫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转学后4年到毕业入伍，我不再发表任何文章了。但仍难忘情于阅读，尤其是老教老师的书。

每天下课后要坐71路公交车到台北车站换车回北投，转车前总爱沿着忠孝东路转八德路，走到台北工专旁边的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借一两本李敖老师的书再回家。班上有个超安静的女孩子，年年都坐在教室门边的第1排第1号，虽然我们几乎每天回家都搭同一班公交车，甚至偶尔还会坐在一起，但从教室到车上，始终未交谈过半句，或许我们都当对方是哑巴？

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那女生忽然开口，问我会在哪里下车？我告诉她要去台北车站换车，不过我会先去工专旁的图书馆借书。她一听眼睛睁得超大，问我去工专为什么不在信义新生南路口的国际学舍就下车，还要绕去台北车站？

当时在台北人的眼中，北投真的是乡下，而我也确实也从未在「天龙国」活动过，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蠢的只知道要在台北车站上下车。

那女生告诉我，不必绕到台北车站，坐车浪费时间，而且要走得更远。只要在国际学舍下车，沿新生南路过仁爱、济南与忠孝东路三个红绿灯，就可以到工专了。公交车在国际学舍停下时，也是第一次看她笑着说：「别怕啦！我家就在大安分局那里，本来就在这里下车，我带你走一次。」

乖乖跟着她走了一次，借了书再走回台北车站，果然比平常省了快一小时。以后每次到了国际学舍，都有这么善良的她陪着，沿新生南路从信义路走到仁爱路，我心里慢慢又起了「邪念」……何不以后就拜托她帮我去借书？没想到她也真的答应了。

李敖不会变吗？你不会变吗？

只要偶尔去一次图书馆，在借书单上写好想借的书，就有美女帮我代借代还，这种日子实在太幸福了。但从小在不安环境下长大的我，总觉得幸福一定是假的；就算不是假的，也绝不会太长久，果然不祥的预感随即就应验了。

有一天那女生劝我，不要一直看李敖的书，这样对我不好。一开始我还是狡辩，告诉她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是公家的，不可能收藏禁书，这些李敖的书既然可以让人借，就是政府核准没问题的。但那女生忽然脸色沉了下来，就像第一次看到她会笑时那样，我被她的「变脸」吓到了。

「你不要再说了！我爸爸是警察，你骗不了我的。你都迷上了这种书了，心里在想什么，还骗得了其他人吗？我不想谈政治，但这些书只会让你越读越浮躁，天下没有任何一件好事会在冲动下完成的，真理也不需要任何情绪与催促的字眼。」

这段话已经有点触动我了，但她还继续说了：「人会变，政治是众人之事，众人当然比个人更会变。你以为李敖不会变吗？你自己不会变吗？既然都会变，为什么不试着读点其他人的书？甚至读点其他性质的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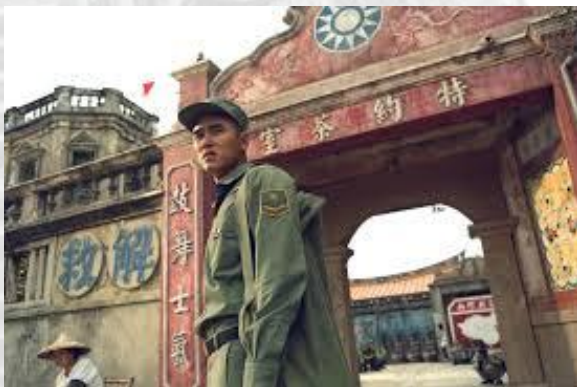
她的话我听进去了，以后自己去图书馆借日本翻译小说，从松本清张、三浦绫子、曾野绫子、远藤周作……把图书馆几乎能借的日本翻译小说都借光了。果然，人都会变，我不再那么迷李敖的书了，也幻想着退伍后要以写小说为终生志业。至于那女生呢？毕业

后她在花莲出家了迄今。至于李敖，更是早已从自由主义变成大汉沙文主义了。

再次想起那个可怜的雏妓

虽然李敖变了，我也变了。但在读松本清张的《天城山奇案》时，我心里想到的不只是那个电影里惨遭警方酷刑，被迫认罪的可怜雏妓田中裕子。移送时她虽在大雨里，出发前仍狠狠的甩开警察盖在犯人头上的草帽，权且当作无声的反抗。我同时想到的还是李敖与殷海光的那段对话。

「一个小妓女拉我衣服说：『排长啊！买张票。』」



电影《军中乐园》剧照

我也不是故作清高，我说：『排长坏掉了。』我就指着我下面，我说：『坏掉了，不能搞。』她说：『我给你看样东西。』她把裙子一撩，大腿上一条一条都被打得那个紫的痕迹，紫的伤。

她说：『排长请买张票，不然他们会打我。』我一看那样子，我说：『好，我买张票给你。』她说你要进来一下，你不搞我没关

系，可是你要进来坐一下，不然他们会说，怎么排长没搞就走了？你把排长给得罪了。还要拉我进去坐一下，坐了一下以后我才出来。

人被打成那样子因为每天接的客人不够。要接多少客人呢？要比赛，我接 30 个人，我接 40 个人，我接 50 个人。接 50 个人就放鞭炮庆祝了。请大家想想，一个女孩子一天接 50 个人是什么感觉！那黑暗是你想象不到的。

我当兵回来，有一天跟殷海光聊天，我讲军中乐园的这个女孩子情况给大家听。我说：『殷老师，如果我是这个妓女，我身分证被没收了，我人生自由被控制了，我要跑的话，他们把我腿打成一条一条紫红色的伤痕，我没有办法，我非做妓女不可。可是台湾换一个政权，每天接客 40 次，每一次接客多一块钱，我有什么选择呢？我就会支持这一个政权。能够改善我的生活，把我悲惨生活改善一点点，这个政权我就拥护它，管他是国民党，管他是共产党，管他是日本人，对我没有意思啊！国家对我没有保护，我的生命是这么样的悲惨，根本没有保护我，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我说：『殷老师啊！你们谈自由、民主、人权、博爱，对这些人而言，对这些下层的群众而言没有意思，完全没有意思！』

殷老师听了潸然泪下，他哭了。」

那个年代的李敖老师，多次责备殷海光和他的弟子，不能散布延续自由主义的精神。李敖老师甚至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动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后来殷海光在病痛与遭国民党迫害时，相对于其他门生，李敖老师确实也仗义相助。可是解严后李敖老师转而拥抱大中国，身边围绕的是那些离开国民党，却比留在国民党里更下流的鹰犬宋楚瑜、冯沪祥、郁慕明……他还记得当年那个让殷海光落泪的雏妓吗？还记得他年轻时高举，也感动过我们的自由主义吗？

李敖老师也许忘了，也许因政治考量不愿再提起；但我们永远会帮他记住，那个在戒严体制下勇敢地高举自由主义，李敖与李敖的那个时代。

「自由主义大野狼」李敖

赵刚

「为什么我这样智慧」、「为什么我这样聪明」、「为什么我会写出如此优越的书」。。。这是常以狮子自况的尼采蹒跚于途时的喃喃自语。一百多年后，台湾也出了一位李敖，透过电视频道，向他眼里的柔弱、庸俗、虚矫、易信大众（或「兔子们」）频频放送类似话语。类于尼采，李敖辄以先知自居，别于尼采，李敖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且常以大野狼自况。

按理说，「自由主义大野狼」是个矛盾复合词。大野狼连自己都不跟了，怎么还会跟主义，况且是自由主义呢？而自由主义又怎会容忍大野狼呢？但在李敖身上，这两种倾向的确是很独特的纠缠在一块儿；这在历史上可是有前例可循，那就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英雄主义企业家或政治人物，他们绝对地反专制反传统，绝对地追求个人的外在利益与内在思想空间。今日去古已远，这种人已是两百年前的事了。然而，有趣的不就是因为这种踌躇满志拔剑四顾的自由派典型早已成夙昔，反而让这个时光倒错的李敖现象间接

地指明了台湾的社会特质与历史位置吗？与其说李敖以其过时抢得了台湾的流行，那还不如说这个「时」可能还没过。

挂了个自由主义在身上，这条大野狼一路走得很辛苦。按理说，大野狼之所以为大野狼除了荒野独行外，理应还有阴鸷、不信、自嘲、善变等特征，但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李敖却数十年如一日地举着个启蒙大火把，抨击迷信、封建、传统、专制，颂扬科学、个人、自由、法治。于他，诸价值之间的对立就象是非题，很少出现史识通深者所惯有的暧昧难决，虽然李敖的本业正是历史。这条大野狼的「证据」与思辨都是为了要证明某种几何性的真理或真相。大野狼看不起台湾的庸才教育，但不也正是这个教育体制造就了一大票李敖戏迷吗？（虽然戏迷不一定是兔子，戏子也很少是大野狼，戏迷戏子之间相生尤甚于相克。）但话说回来，不论李敖是专吃兔子的大野狼或是戏迷掌声中的戏子，他的独特其实倒不在于他所立过的言或所捍卫的价值，而在于他藉由行身创造出一种典型（李敖竟也是一个阿甘吗？）。在一个阴柔造作、残而不暴的社会中，李敖那种不顾政治正确原则的直暴阳刚以一种隐晦的方式为人民所需索；也许台湾的人们竟需要鞭打渴望訾骂呢！我们不禁思考：这只大野

狼到底是在当头棒喝呢，还是在肉欲鞭笞呢？这个问题的悲剧性在于它可能与当事人大野狼的意愿无关。

说这条大野狼也不过是一项行情看俏的商品容易，但很难骤下定论说这是个坏商品。毕竟，台湾是一个极度名实不一的地方，各种鱼目混珠不辨牛马的意见商品太多了，但这种故意芜杂粥糊以便包装立场进而「多元投机」的把戏，在当代自命自由派的知识圈中却被美其名为「包容」、「多元」。那么，在扑天盖地的大杂会台湾世风下，如果还有一种东西保存了某种早期自由主义风格，反封建、抗传统，让目盲口爽的台湾民众能重新辨味识色，那又谁曰不宜？目前看来，会说不宜的大概都是台湾的「自由派」。以包容自诩的台湾自由派看来可以包容一切——除了原味原色。以澄明自居的台湾自由派到底是眼浊，看不出李敖的大野狼外皮下是个如假包换的自由派，还是眼尖，一眼看出这条大野狼将照出台湾众多自由派的原形——社群派、民粹派、市场派呢？相形之下，台湾的左翼比自由派还扭曲，只能对大野狼斩将搴旗或故作颌首微笑状或故作「汝未闻大道」状，但这样的优容却又徒然暴露出自身之无能——迄今无人能像李敖般展地现出一种「左翼」的原色原味。

李敖的才情理应不下于鲁迅，也都有尼采的系谱（试想尼采的「畜群」、李敖的「兔子」、和鲁迅的「阿Q」），但鲁迅终成大家，而李敖却明时不遇，徒呼「台湾台湾，执子之手，与汝皆小」。但李敖不成其大，非战之罪。当鲁迅之时，各种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理路通畅，鲁迅故而得以暂卸启蒙燭火，秉小烛以照人心流俗之幽暗曲折。反观这个自以为「后一切」的当代台湾社会，其实还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地面对「前」，以为后蒋就是后封建呢！而越过启蒙斗争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其实，也就正是这个连人类近代文明小学都没唸过的「台湾台湾」，逼着大野狼李敖数十年如一日地一手执启蒙经书，一手鞭笞封建冥顽，化民于启蒙初阶。所谓「与汝皆小」，无乃时也命也，岂战之罪？然而在这时候，如果还有像杨照这般自称本土左翼的好事之徒，论断李敖不如鲁迅，皆因李敖对「现代性」太肯定云云，那就可供一晒了，因为虽然这个评价左不左翼我们不知道，但它的确一丁点儿也不「本土」。

（本文见于2000年2月28日《左翼》杂志第四号）

“选个总统玩”的李敖

古远清

这里所写的“文学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台湾著名作家。其中有男女之分，老少之分，统独之分，统派中又有“左统”与“右统”之别。要把台湾所有著名文学人物一一写出，不是本书的任务。限于篇幅，这里只挑选在两岸



古远清
(1941-2022)

三地名气最大者，其中龙应台是曾在当局官僚体制中任职的官员，李敖为全球华人文化圈闻名的公众人物。陈映真、余光中等人虽没有李敖这种名扬天下的光亮度，

但他们在台湾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希望读者不要忽略。

一、“选个总统玩”的李敖

人皆谓我狂，
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

隨聲不應該。

我手寫我口，

我心做主宰，

莫笑我立異，

罵你是奴才！

——李敖：《寫給黨混子》

李敖是繼梁啟超、胡適之後的獨一無二的“狂飆型”知識分子。他是頑童、狂人，也是善霸、戰士，是文化基督山，亦是社會羅賓漢。三十多年來，人們對他千夫所指，他對人們橫眉冷對。反感他的人，認為他狂妄自大，目中無人；欣賞他的人，贊揚他獨來獨往，個性鮮明。

作為一位大作家兼大坐牢家的李敖，他敢说敢作敢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天下人不敢做的事，他敢为天下先去做；天下人认为不该做的事，他勇敢地信心百倍地去做。他靠自己的一枚秃笔，写尽天下政治人物。在1999年，他却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决定自己下海，参加和别人抢夺“总统”宝座的政治游戏。

和亲民党一样，新党原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一股政治力量。在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三大势力恶斗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新党，

在选战中难有发挥空间，根本推不出像样的人物出来与连战、宋楚瑜、陈水扁角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请李敖出山，代表新党去参选“总统”，这可谓是发挥创意的大手笔。

李敖之所以拔剑走进政治江湖，乐于和新党合作，是因为新党反黑金、反台独以及主张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关心小市民生活等政治理念与他相近。

新党选中这个“人人骂我，我骂人人”、让谁也惹不起的人物作为竞选对象，其志不在打赢选战、奢望新党有朝一日能成为执政党，而是希望在政治重组过程中不丧失主动权，并借李敖活跃的思想和名扬天下的光亮度，给新党注入一股活力，使人感到新党没有被宋楚瑜吃定，还有若干主体性。

为了让广大读者真正认识李敖，了解台湾黑金政治的内幕，李敖写了一本《李敖玩竞选》，其中亮出他参选的政治纲领：

我投笔从政，做了一回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亲上擂台和那些政客们面对面撕打，此举为政客们所未料，故可称奇招；我屡被打压，新党又



《李敖玩竞选》

势力单薄，藉此和那些政客们拼斗，险象环生那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亦是以身涉险，故可称险招。

李敖就是李敖，如此形势，还有谁比我更知难而进吗？

胜者王侯败者贼，李敖做尽了大侠，做一回贼又何妨？

我没有前卫，前卫就是我的锤子。

我没有后台，后台就是我的脊梁。

我说干就干，亦是奇招险招迭出。在力量悬殊的选战中，我只能靠我的智慧一柱擎天了。我率先提出了我的十大政见：

一、用大政治家的标准治理台湾。

二、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安全，与大陆谈判，占尽对方便宜。

三、考虑选择歌手张惠妹为副总统搭档人选，因为她是真正的台湾人。

四、当选后任命宋楚瑜为行政院长，不干不行。

五、修宪缩减总统权限，重建内阁制，建立单一国会。

六、比照韩国模式，法办李登辉。

七、清查国民党党产，全数充公。

八、强制公布金融机构呆帐名单，并予以追讨。

九、先为表率，总统薪水只要李登辉现领的二十分之一。

十、就地掩埋蒋氏父子尸体，取消陵寝，拆除中正纪念堂。

我随后筹集“粮草”，提“嘴”上阵，四面出击，招招致敌，忙得不亦乐乎。我的招法可归纳为：筹款招、策反招、示弱招、擒王招、揭底招、打假招……

李敖认为：“玩政治比玩女人有趣，政治强人多是玩女人高手，可是他们的兴奋点是在政治上。”陈水扁选单身女人吕秀莲做搭档并以此作政治秀，便说明他不愧为“玩女人高手”。为了讥刺阿扁，李敖故意让流行歌手张惠妹做自己的所谓搭档，其用意当然也“在政治上”。

新党受亲民党夹攻，对宋楚瑜十分不满，但在反李登辉问题上又有共同的政治诉求，故他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意宋楚瑜落选。新党这次征召拥宋但又对宋多持批判态度的李敖出马，属一箭双雕的奇招：其“声势大到让宋必须侧目，得罪却小到让宋可以放心。”第四条便兼顾了新党这一极其微妙的两难。

第六条不是空穴来风，李敖早就作出惊人的预告：他手上持有李登辉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与李登辉伪造蒋经国遗嘱相关事证，日后将对李敖提出控诉。李敖说得到做得到。在选战结束后，他第一时间和立法委员李庆华、台北市议员李庆元等人赴高检署与地检

署控告李登輝涉嫌“內亂、泄密、貪污、瀆職、逃稅”等罪名，要求司法部門依法對李進行調查。

第十條則說明李敖和蔣家王朝始終勢不兩立。這當然不是“示弱招”，而是“示強招”。

在這十條中最重要的是反台獨、反李登輝，在台灣倡導“一國兩制”。

有人認為：贊成“一國兩制”，就是“出賣台灣”，而李敖認為：台灣如果能“賣”個好價錢，還不錯哩。“出賣”是談判過程裡的一個讓步，但該屬於我們的，我們掐住不放，甚至要得更多。

“這是我們惟一的機會，也台灣最後的籌碼”。基於此，李敖毛遂自薦，希望由他這個無黨無派人士代表台灣人民去與大陸談判。

又有人認為，李敖的所作所為是在替大陸做宣傳，他的朋友也勸其放棄“此乃險招中的險招”。可李敖仍我行我素，對“一國兩制”情有獨鍾。他始終認為：“一國兩制是對台灣最有利的。一個中國的前提下，海峽兩岸50年不變，沒有戰爭，於人民有利。”

還有“敖迷”認為：李敖“晚節不保，投靠新黨”。可李敖回答說：“從我與新黨的交易的條件來看，不是體制收編了李敖，而是李敖收編了體制。”

且看李敖如何“收编了体制”：在竞选时，他居然不按牌理出牌——不设竞选总部，不要保镖前呼后拥，不摆流水宴席，不扫街拜票，不下乡拉票，不乘飞机而坐火车——他这一惊世骇俗的举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颠覆选战的游戏规则，冲击新千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过程。他以凌厉的“愤世嫉俗的玩世派风格”破局，将李登辉苦心经营的阵势打乱，将宋楚瑜的政治盔甲掀开，将陈水扁的台独民意基础削弱。

乍看起来正经八百般严肃的政治，在这位高兴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的李敖眼中，可娱性极强。作为一位没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有一笔在手六亲不认的李敖，以笑傲江湖、游戏人间的特殊风格投入这场选战，其所扮演的并不是仅仅逗人一笑的丑角，而是在这不说假话、不说大话便办不成大事的政治舞台上，以自己大师般的素质和讲真话的勇气，仇连、恨扁、敌宋、剥光这三位候选人的皇帝新衣。他用“神偷”的手法，偷去各派政客头上的光环，使他们不敢用怀柔的方式化解恶评，不敢用“健忘法”对过去从政的不良记录不认账，从而使自己变为跨世纪的“政治侠盗”。

选举于2000年3月举行。这个连选票也不投给自己，甚至要求朋友对他的支持“适可而止”的李敖，只获得一万多张票，在五个

候选人中排倒数第一。然而他不是最大的输家，而是最大的赢家。在这位老顽童看来，他这次“牺牲色相”的演出，真够另类和后现代。他名曰代表新党参选，但有如洪水的他，一旦拉开闸门便泛滥成灾，正如《新新闻周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李敖既可载舟又可覆舟。具体说来，其参选行径既可能成为救党助宋的高招，也可能成为灭党亡宋的黑脸，代宋说出批李贬扁等宋不便说出的话，让新党处境更加尴尬。他事后拂袖而去，又不参加新党。这和某些文化人依附政治势力向上爬，不可同日而语。

2000年					
					
投票率 82.69%					
参选名人	宋楚瑜	連戰	李敖	許信良	陳水扁
政黨	無黨籍	中國國民黨	新黨	無黨籍	民主進步黨
競選搭檔	張昭雄	蕭萬長	馮滄雄	朱惠良	呂秀蓮
民選得票	4,664,972	2,925,513	16,782	79,429	4,977,697
得票率	36.84%	23.10%	0.13%	0.63%	38.30%

2000 年大選

李敖以“永远的反对派”的道德诉求所颠覆的不仅是学问家在人们心目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而且还颠覆了政治的神圣性，为

真正的民主选举做出表率，使台湾的选举文化更加平民化和多元化。他不怕别人收拾他，更不怕坐牢，成了用文字向黑暗势力进行战斗，继鲁迅之后的一位最坚决、最勇敢的作家和战士。他不花一分钱玩竞选，救了新党的命，使其“泡沫化”现象减少。他向媒体自夸复自嘲、妙语如珠、令人绝倒的做法，挽救了被选战弄得“头晕脑涨”的媒体，使这场选战变得既严肃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影响力比其打官司大得多的政治舞台，尽情地表演，不断地向台湾人民传播他的“一国两制”理念，给媒体凭空增添了许多新鲜有趣的题材，使这场竞选变得好看又好玩。

通过这场大选，李敖不仅救了一些人的命，也“要了一些人的命。”其一是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揭露了国民党独裁的黑幕。其二是举起大刀，冲锋陷阵，把李登辉的黑金政治的材料抖落出来，将其杀得人仰马翻。其三是利用自己的利嘴、快刀和铁笔，猛攻台独，呼吁和平，使陈水扁的台独破旗暂时收敛起来。

当不当官乃至做不做“总统”，对李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全台湾开展了一个破除“恐共病”的思想解放运动。李敖本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也没有永远的胜利和失败，只有永远的

李敖。无论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还是作为一位思想家，在这次选战中打了极其漂亮一仗的李敖，将永载史册，名传后世。正如他自己在《李敖玩竞选》中所言：“……做一个小岛的什么鸟总统呢，顶多关起门来风光几年，又有几人能记住他？永垂不朽绝不可能，遗臭万年倒是真的。”

参加过大选的李敖，看上去似乎年轻了 20 岁，这正如他过去在一首浴盆里作的打油诗所言：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先当孙行者，后变彼得潘。
只做单干户，不搞李家班。
独来又独往，管他关不关。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少食花生米，多吃豆腐干。
她将裙儿解，我把裤子穿。
夕阳无限好，只是要变天。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口誅群党棍，笔伐大汉奸。

无心做牛饮，顺手把羊牵。

一片伤心事，不独为台湾。

（本文见于《当今台湾文学风貌》第五章文学人物）



读辰之主编刊物有感

(小红书 jarvik7)

一、我试着用记忆来发一段锐评李敖……

这个第二期封面的右侧这是 2015 年李敖先生八十岁有一场现场节目。然后呢我没想去，当时的我已经不大想去什么现场呵呵。

记得这场似乎重点是什么小国寡民小日子？反正就「老子」那一套吧？侯立朝说的好：贼奸邪贪斗！「易之失也贼！」道家就奸呗（不过后来看到王煜的书我还是觉得似乎有戏喔？）

李敖当时出版的「风流自传」我总觉得里头不少头脑不清的话唉。另外一本所谓「千万人」也就是围脖的集子，现如今还没有续编也一下子有十年了！好家在「大李敖全集」5.0 把它扩充了。

第四段了该收尾了，嗯，我突然想起来当时我不怎么想去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很烦他在那边整天要玩转那些个脏东西，所以，后来我认识了喜欢「恶心」、「呕吐」的朋友我真的挺开心的。李敖啊李敖！我们不配向你再会，是你跟我们告别！

二、李敖胡梦一场

1. 「情绪！」

问：那么，你有没有静心想过您的文章以什么取胜（胡茵梦侧过头来说：「情绪」！大伙儿都觉得好笑，李敖也笑了）？

——选自「李敖对话录」。这一篇系龚鹏程记录。1980年1月发表。

2. 「怎么还有你，布鲁塔斯？」（1980-8-28）

——选自「李敖快意恩仇录」，其中提到「当天下午我在大陆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一纸」

3. 「忘亦好」

爱似水中月，心如云外山。

今年成旧梦，明日即昨天。

冬去落我后，春归在她先。

人生忘亦好。一笑出情关。

1990-12-26

编者按：曾经我看到这首诗我以为的「她」另有其人，后来看到了赵、方节目，才惊觉是胡梦也！

4. Terry

2点50分，在东丰街大安路口，碰到迎面走来的戴墨镜的美人，她同时看到我，原来是Terry，她过来，两人相拥，Terry泪下，说：“我写完了那本书后，觉得不该写。”我拍着她的背，长拥而别。

我与 Terry 十多年不见了。

2000 年 1 月 21 日

——选自「李敖发电集」。

+1「匆匆那年」… …

后记：以上两篇权作我看到辰之主编期刊前两期的读后感。打倒李敖、打倒 AI、最后，打倒我自己。2025-03-25

何不随他去好了？

——从「文风」事件所想起的

屠申虹

编者先生：

长久不动笔的后果，就是提起笔来，只觉得相当的吃力，除了笔尖滞钝，周转不灵以外，成文之后，亦颇有言语乏味之自知，但是在教之兄的指名道姓之下，又引起了「必须把话讲清楚」的冲动，奉上拙作，如不适用，请不必退稿，揉往字纸篓掷之可也。 祝

撰安

弟 屠申虹

八月八日

顷阅「前进周刊」第十九期，李敖谈到在民国五十六年，他和我一起办「文风」杂志的一段往事，令我心有所感

白头宫女话天宝

白头宫女话天宝，听起来总是有点苍凉的意味，李敖头尚未白，但是却亦已经在话天宝旧事，在我的感觉里，苍凉中更透出了一份无奈。

李敖是学历史的，由于受过专业训练的关系，他善于运用资料的本领，是每一个朋友都钦佩的，当他还住在信义路的时候，我常常到他家去，就亲眼见识过他对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功夫，那时候，



屠申虹

他和他母亲住在一起，老太太除了照顾他的光棍生活以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每天为他剪报，而剪报的范围，尤其广泛，除了中外各大报以外，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报以及其他出版物，他都有涉猎，

每一份剪下来的资料，都会制成卡片，作好索引，然后分门别类的归档。李敖的藏书很多，不过，在我的朋友之中，藏书可以媲美李敖的，亦颇有人在，唯独以剪报资料来说，李敖个人所拥有的质和量，以及所下的整理功夫，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独步台湾了。

「文风」事件，在我来说，已经是尘封了十五六年的往事了，而李敖能够重新使他在我的记忆中鲜活了起来，这实在不得不拜谢他保存资料的功夫了。

李敖在文中说：我告诉他。汤炎光先生弄到了一张「文风」杂志的执照，我们可以和汤合作，这一个过程，可能是李敖记错了！事实上，杂志的执照，是我们决定和汤先生合作了以后，才正式登记申请的，「文风」的中文名字，以及英文名字「Literary Spirit」，亦是事后决定的，办文风，原先以为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汤先生挂名发行人，编辑部在李敖家里，半个月一期，八开一张，分为四个版，整个所谓杂志社，就只有我和李敖两个人，所有文字由他和我「赶角分色，在第一期所发表的文章，他写了十分之八，我写了十分之二。十几篇文章，我们用了八九个不同的笔名，我还记得有一篇批判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的文章，李敖用的笔名是「龙眠」，但是却马上被徐高阮看了出来。

孤零零的一小张

杂志印了出来，只是孤零零的一小张，没有彩色封底面，没有PVC也没有装订，看上去实在很寒酸，李敖大概看出了我的那份自卑，那一天，他除了带我和蕾蕾（他当时的小女友）去吃了一顿很像样的西餐，而且还拼命的夸赞自己的杂志，他把刚印好的文风，褶成了一种比较「过得去」的样子，而且兴致勃勃的赞扬这种型态，

将是杂志界的突破，他一再向蕾蕾强调，他要和我把这份短小精干的杂志，办个像模像样。

但是，尽管我们如此的自我安慰，而在书报摊上，这实在是一份极不起眼的东西，我们在杂志上市的几天中，分别到各书报摊去「巡视」，很多摊贩，根本连挂都不挂，有一位四川老乡很老实的告诉我，这种「书不像书，报不像报」的玩艺，一份卖三元钱（照当时的币值，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卅元），他实在不敢卖，因为以这种价钱卖这么一张小纸片会给人骂的。

可是就这么一份不起眼的东西，却惹起了相当大的惊风骇涛。

在第一期「文风」出版以后的一个多星期中，真可以以「风波迭起」四个字，来形容我们的遭遇。先是汤先生向我埋怨，说是我们第一期的内容有点「用药过猛」。

然后，我的很多朋友，老师，甚至于父执辈，突如其来的像我展开了软硬兼施的各种「规劝」，几天之后，事情又升高了，汤先生面色凝重地告诉我，沈之岳突然要请他吃饭。

在当时，李敖和我可能都还没有理解到「吃饭」的真实意义，所以还正在密锣警鼓地准备第二期的稿件，直等到汤发行人吃饭回

来，慎重其事的约我谈话，我才了解到「吃饭」的真实含义，就是要我们别办杂志。

汤先生的背景

汤先生是位广西籍的国大代表，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在我面前，当然要表现一点英雄气概，所以一面已经把结论告诉了我，一面还拼命的强调他「不怕」。

但是，我冷静地分析了一下，他实在没有不怕的理由，他是军统出身，当过情报局香港站站长，从香港回来以后，除了名义上是国大代表以外，由于和当时铨叙部长石觉的关系，还当了「公务人员保险监理会」的主任委员，拿的是官家的薪水，吃的是官家的米粮，要是说，敢对官家的要求不买帐，莫非是自找麻烦，于是，在他拼命拍胸脯表示「不怕」之际，我为他铺好了下台阶：「你是堂堂的国会议员，对这么一点小事，当然不怕，但是我和李敖，都只是无拳无勇的小市民，惹上了这种麻烦，却不能不怕。。。 」最后，就因为我们「怕事」，所以汤先生也只好「同意」，让「文风」立即停刊。

「文风」事件，实在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事实上，也实在是不值得庙堂之士如此重视的事件，但是，却偏偏会引起如此

兴师动众的场面，而让「文风」得到了如此一种既不悲壮，也不缠绵的结局，时至十五六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是使人不得不感慨的事。

在废墟中盖小建筑

李敖在「文风」的发刊词中说：「在废墟中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 」口气是何等之小，格局是何等之小，而实际的形象，亦是小得不能再小，在一片沙漠中，根本只能称是一丛发育不良的小草而已，把它留下来，为经过的旅人，稍微增添些微绿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的庙堂人士，却偏偏要以万钧之力来对付这么一丁点微不足道的玩艺，岂不是煞风景的事。

自从夏禹先生的令尊鲧先生用围堵的方法治水失败，被砍下了尊头以来，今天任何一位水利学家都已经了解到，治理洪水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围堵，而是疏导。

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政治家们，却还是不能触类旁通到用疏导方法来治水的道理，还是不断的到处筑坝造桥。我们一再地在呼吁，要建立社会上的祥和之气，殊不知，真正要建立祥和之气的基础，就是要多培养一些容忍的气度，即使这份容忍出于不屑，对祥和之气亦不无小补，有一位英国的特务人员向乔治皇帝提出一

份名单，报告皇帝有好几十个「心怀叵测」的份子，正准备合起来举行一场演讲会，狠狠的攻讦朝政。

乔治笑了笑，说了一句后来留在教科书上的名言：「随他去好了，当孩子们什么事儿也不干的时候，那才真的在搞鬼了。。。 」
(When children are doing Nothing They are doing Mischief.)

李敖大师的「单程证」

许骥

早就听人说过，大陆人和台湾人骨子里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土地上，呈现出来的表象不一样罢了。尤其是外省人，如果还是国民党，那就更和大陆人没有区别。大陆网上有个段子，说共产党是流氓的苏联人，国民党是斯文的苏联人。另外，别以为一些反对国民党威权的人便很开明，有时候反着、反着，他们自己也会威权思维上身。从台湾作家李敖申请移民香港不成，可见一斑。



许骥

李敖大师通过「优才计划」申请移民香港，结果很受挫。据他说，入境处要他解释为何曾经坐牢。这让李大师觉得很不被尊重，说道：「开始沟通说很欢迎，到办手续，就拿我当一般普通移民案对待。还有更离谱，要证明我的英文程度，太侮辱人了！」而入境处那边的响应，则称一早已经催促李敖补交证明文件，未下文，于是早就 close 了 case，入境处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李敖大师通过「优才计划」申请移民香港，结果很受挫。据他说，入境处要他解释为何曾经坐牢。这让李大师觉得很不被尊重，说道：「开始沟通说很欢迎，到办手续，就拿我当一般普通移民案对待。还有更离谱，要证明我的英文程度，太侮辱人了！」而入境处那边的响应，则称一早已经催促李敖补交证明文件，未下文，于是早就 close 了 case，入境处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李敖大师通过「优才计划」申请移民香港，结果很受挫。据他说，入境处要他解释为何曾经坐牢。这让李大师觉得很不被尊重，说道：「开始沟通说很欢迎，到办手续，就拿我当一般普通移民案对待。还有更离谱，要证明我的英文程度，太侮辱人了！」而入境处那边的响应，则称一早已经催促李敖补交证明文件，未下文，于是早就 close 了 case，入境处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李敖表示，他移居香港有太平绅士吴思远的推荐，另外听说包括董建华在内的高层也乐见其成。但在香港这种分权的政府架构中，理论上入境处工作人员面对的所有申请表都是一律平等的，管你是谁来申请，又有谁在关心这单 case。这难道不就是李敖大师毕生都在纸上追求的英国式民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吗？

李大师虽然对英国在香港留下的各种制度心向往之，不过一旦自己加入到这制度里来，就发觉不好玩了。他要的是特权，是 2005 年上北京「神州文化之旅」时的风光无限——长安街封道开路，北大党委书记恭迎，故宫博物院私家藏品伺候然而，大师如果以在北京接受「类国家元首」高规格待遇的预期来要求香港，或许还要再等上十年八载，让香港再沦落得更像大陆才行。

其实，如果是九七以前大师申请移民香港，或许是有机会通过审核的。一位饱受国民党政治打压的文人，有权向文明的英国提出政治避难，且容易获得批准。但是，对今天这个「政治正确」的特区政府来说，难度太大了。别忘记，李敖第一次坐牢写在白纸黑字上的「罪名」可是「台独」（且不论真相到底是甚么）——谁会奢望今天的特区政府敢允许「台独分子」取得香港身份证？

实际上，他之所以会被入境处「刁难」，恰恰证明香港目前这套制度是完善、公正、伟大的。在全世界华人社会，恐怕也只有香港可以做到真正的「六亲不认」。由于各行政部门之间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不存在要看谁的脸色办事。入境处的工作人员不需要担心其他部门「打招呼」，也不需要利用黑暗逻辑自我审查，猜测谁将来可能升官发财，于是生怕今天的行为会得罪未来的上司。

当然，李敖移民香港不成事件，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视角，那就是单程证。香港面对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移民申请，都有权说不，唯独除了大陆以外。大陆公安局一个红戳，二指宽的条子落到罗湖，香港作为被移居地，竟然没有拒收的权利。入境处曾表示，如果单程证审核权回到香港，会有海量大陆人来港定居，香港应接不暇。如今，却有新的消息称，大陆正在研究单程证「返回机制」，让后悔来港定居的大陆人可以回大陆上户口。事缘单程证每天 150 个名额，多年来都处于「用不完」状态，足见香港对大陆已无吸引力。一方面是单程证供过于求，一方面仍不将单程证审核权利交予香港，岂不是逻辑上的矛盾？

所以，在现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李敖大师真的想要移居香港，又不想接受各种审查的话，还是有一条「完美路径」的，那就是以

单程证来港：第一步，放弃台湾居留权；第二步，回到祖国大陆，上户口；第三步，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单程证。以李敖的声望，又有多位达官贵人对他移居香港「乐见其成」，在大陆绝对一路「绿色信道」，也许几天内就搞定了。到时候，即便把单程证甩到入境处工作人员的脸上，也肯定没有人敢过问大师的「前科」问题。可别忘记，即便是曾经在香港犯下纵火杀人案的施君龙，都照样可以凭单程证获得居港权。那么，请问还有谁是不可以的呢？

最贴身密友揭秘 李敖「不想被忘记」 的一叹

陈亭均

李敖这号人物，外界耳熟能详，却未必真认识其人。他的文史、情史、生命史都丰富，争议也不少。晚年密友、摄影师赖岳忠，是他罹癌后最常相伴的友人，看到李敖潇洒如故却也怕寂寞的一面。

李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尤其是白话文，他下笔决绝狠辣、狂狷锐达，无论是针砭时事、做学问；无论是捧自己还是骂别人，都引经据典，字字生动得



李敖与赖岳忠

很。要不是李敖有上好的脑袋，加上他又善下苦功，估计他绝没可能写超过两千一百万字、写到著作等身。当然，他自称：「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这句话大概还得存疑再议，不过有件事倒是很肯定，拜网络所赐，李敖的作品不管正版还是盗版，都已经广为流传。

先不论他文章是否能收「文起白话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效，在网络世界里还有个更特别的现象，毕竟李敖其人其事实在太有名了，所以除却占据白话文排行榜三鼎甲的「李敖、李敖和李敖」外，在线还出现了甚多托李敖之名写出的伪「李敖作品」。诸如在中国流传的〈李敖十评毛泽东〉、〈台湾李敖谈中日，令国人汗颜〉；还有在 LINE 群组上流传、以「我不喜欢政治，但为台湾的同胞以及下一代难过。」作开头，痛批蔡政府的文章等（李敖可喜欢政治了！）族繁不及备载。

总而言之，人怕出名猪怕肥，所谓的「李敖文章」滋长不息，挂着李敖的头，卖的却不知道什么肉。但出名「爱打官司」的李敖对这些事看得倒是很开，过去他老骂前妻胡因梦在一篇文章〈阿富汗之死〉中，「抄用」了他翻译的英国诗，然而他对那些全然杜撰的「伪作」却相当宽容，从来没有特别去告过或严词骂过谁。

媒体狂登的亲笔信 如今证实非本人所写

他二〇一五年罹患了脑癌，今年三月十八日撒手人寰。去年六月，李敖经纪人郑乃嘉曾透过中国电视节目《再见李敖》发出一封「李敖亲笔信」，也在这几天的媒体版面疯传。

然而，这封信其实也是托李敖之名而写的「伪作」之一。在「亲笔信」中，「李敖」向家人、友人、仇人温情喊话，称想与他们在《再见李敖》上见面道别，「或许我们之前有很多残酷的斗争，但或许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他想透过影片「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以作人生谢幕。



李敖文字以犀利见称，每要夸人总忍不住先损。例如他就曾说恩师姚从吾笨。这封「亲笔信」在去年问世之时，就让人觉得该信文风太温情又不吹嘘，一点儿也不像他的手笔，实在奇哉怪也。

我们约了李敖晚年最好的知音摄影师赖岳忠聊聊，他直截了当地说：「信不是他写的！」按李敖所言，他这辈子遗憾的只有「无法找到像李敖这样精采的人做我的朋友」、「无法

《再见李敖》坐在台下听李敖的精采演说」，与人结怨哪算什么，快意恩仇才是他的人生哲学。

询问郑乃嘉后，他才承认，此文「是由我依照和李大师讨论《再见李敖》的节目概念与模式时的主旨所代笔，因他当时入院卧床无力书写。此信也是在优酷所举办的二〇一七年秋季节目推荐会上，为节目宣传所发布的，因李大师无法到场致意。」郑乃嘉说，李敖确实谈过信中大部分内容，但李敖没亲笔写是事实，也难怪这封信行文少了那种霸悍洒脱之气。

的确，李敖或许为他这辈子规画了一种生命的形式，写作、活着都是如此，直到最后，他都不改其志。李敖的「文章」，就是李敖的「文章」，伪作是很难达到他的境界的。

赖岳忠是李敖的挚友，李敖曾说自己有两「摄」，一是「摄护腺」，二就是「摄影师」赖岳忠。早在二〇〇三年，他又因摄护腺癌，切除了输精管，当李敖在病中，除了家人，最常陪在他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此「摄」赖岳忠。十多年前，李敖经过他开的相馆，他邀李敖入内替他的朋友签名，两人因此结了深缘，他跟着李敖四处奔走。李敖的豁达以及晚年的景况，赖岳忠最清楚不过。

病中不自怨自怜 仍常谈最喜欢的韩国女团

他笑说，病中的李敖最常谈的还是「女人」事。「大家都知道李敖喜欢美腿，有段时间，他很喜欢『少女时代』。后来他更喜欢

周子瑜参加的韩国女团 TWICE。」李敖躺在床上，说话表达已没那么清楚了，但他不是对小护士们开开黄腔，说他摸了谁屁股，再不然就是嚷着，希望能有个像 TWICE 成员的美少女来病榻旁相伴，让李敖夫人王志慧听了又气又好笑。

即使是卧病在床，李敖也不会自怜自艾，疯话照说不误，赖岳忠笑：「整个病房气氛都很愉快，不会愁眉苦脸的！」没人知道李敖是演出开心的样子呢，还是真的满不在乎，不过就像赖岳忠说的：「李敖希望让人了解，活着与其怨声叹气，一面炫耀，一面分享，至少能活得快乐嘛！」李敖有个李敖路数的「形式主义」得走，有个「残山剩水我独行」的「大人格」价值要顾，即使临老临终，他都是这么着，一以贯之。

赖岳忠忘了自己是从哪一年开始跟着李敖到处跑了，不过李敖最后十多年的日子他都参与过。他回想起当年李敖勇闯政坛的那些事，「二〇〇四年，李敖、王祥基（李敖当时的经纪人）、我闲聊了一下，谈起选立委，他就以无党籍身分参选立法委员了！」王祥基与李敖交情也非常好，当年李敖没竞选总部，他说他贡献了自己的奔驰车，一群人就挤在车上商讨战略，他们「不插旗、不拜票、不发传单、不做广告」，最后竟然也选上。

当上立委，李敖自然要大鸣大放一番，赖岳忠回忆，在台上，李敖绝对尽力演出：「当时军购案，李敖带着防毒面具、防狼瓦斯进去，他知道，不要宝，就没人会理，所以偏要进去闹。」一群人先做沙盘推演，想不到李敖进去却还是出状况，李敖的防毒面具一戴下去，眼睛就看不到；但不戴，又会给防狼喷雾呛到，说着赖岳忠又是忍俊不住。

赖岳忠忍住了笑，缓了缓正色道：「他总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李敖选举，王祥基、赖岳忠几个都会开赌盘，李敖非常清楚自己能得几票，选不上，他也估得准，每次都赢得好友的钞票。「他选举是为了传达他的理念，他是浪漫主义者，太现实，既不好玩也不美！」

有人说，李敖上半生与下半生应该分开来看。上半生他反对国民党威权，追求自由主义；下半生靠拢中国独裁政府，亟思统一，成了想打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主义者。赖岳忠没这么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大中国主义者。李敖小时候看过日本人、美国人如何糟蹋中国人，逃难到上海，在黄浦江口，见到一群人抢着要上船，人挤人，有人掉到水里。」

他说：「有一次我跟他去上海，在黄浦江吃饭，第三天他完全受不了，说『真他妈的黄浦江。』他说：『如果谁能让中国强盛，

我愿意放弃自由主义！除了大唐盛世，现在才是最强的』。」所以李敖不抓中国盗版，因为盗版越是猖獗，他的思想传播得越快。

在李敖心中，重要的究竟是「传统下的独白」？还是「独白下的传统」？想法是旧是新？他支持言论自由还是更支持民族主义？或许盖了棺材也没法论定。李敖这人终究是没个准，然而此人传奇，却已毋庸置疑。「李敖其实很孤僻，在台上老讲重复的事，晚年我问他，是不是该转变个形象，他诗词说得非常好，我喜欢听他讲典故，谈文学！」李敖却笑说：「另一面的我才有趣！」他还是爱演，并且乐于和自己捏塑成形的面具融为一体。

自知时日无多 曾感慨：「他们都忘了我」

李敖曾引诗人陆游七言诗称：「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说「有朝一日我死了以后，各位啊，你们会想我想得发疯！」确实，人们终究会想着他、记着他，爱恨皆然。而李敖自己呢？「笑骂由人」他不太在乎。

老友走了，赖岳忠还是难过，想起和李敖一起吃的黄豆猪脚、小米粥，眼睛忍不住就溼了。他说他没见过李敖哭，但他记得，李敖今年走前数月，「我跟他太太在讨论是否开刀，医师说：『不要开刀，开了也只是进加护病房！』」他与王志慧只好骗李敖，「慢

慢吃药就会好。」以李敖之精，哪会不知道自己日子所剩无几，等王志慧走了，他对赖岳忠说：「你看我时间不多了。」

「我知道他舍不得……。」又一次李敖见到他，盯着他说：「岳忠，他们都忘了我！」李敖朋友少，大伙儿怕他感染，探病者也少。此人却终于卸下原先那些傲气狂态，狂徒终究还是个人，也会脆弱的。

陆游的诗还有一句，「老子舞时不须拍。」老子跳舞的时候，你们不需要拍手，如今他下了台，掌声还是响了起来，「李敖，李敖，李敖！」的喝采声、倒采声一并也响了起来。

编辑室报告

辰之

集刊第三期终于出炉了，伴随这期集刊一起诞生的还有李敖集刊网站 www.leeaoweb.com，以后的集刊内容和一些相关信息将发布在这个网站上，这样可以避免邮件发送时产生的遗漏和迟缓。感谢 jeff 兄和爱华兄提议、创建这个网站，为集刊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说起来很惭愧，我对于此道一窍不通，甚至可以说颇为抵触，且我也不是“末代人脑”，所以只能仰仗这些前辈们帮助了。

我制作集刊的最初目的之一，是希望将李敖相关的信息分享出来，以推动大家在李敖研究上的进展，从而催生出更多李敖研究成果。这样目的是绝不夹杂半点私心的，包括海心兄对集刊的宣传，也没有不考虑一分一毫的好处。

既然是为推动李敖研究，那么这份集刊就应当尽量对读者起到最大的帮助作用。此前有读者建议我对文章和作者略加说明和注解，但我考虑到以下几点，决定现阶段还是仅增加些插图和生卒年之类的内容。

首先我个人水平有限，时间也不甚宽裕。对于一些文章、人物、事件的始末原由难以尽知，故不敢乱加介绍，况且仅仅是添加照片，都还有闹乌龙的情况出现，所有我还是先保留一些自知之明为好。

其次如果让我有了这些说明和注解的发挥空间，就难免会掺杂进个人观点，用个人视角来看这些文章和内容。这对于作者的作品反而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对读者也会造成误导。所以即便是对本期所载林正杰等人为粉饰自己而说的不实之言，我也不加删改，甚至不在文中加予反驳，如果我对哪篇文章内容有不同看法，我会另写文章加以反驳，绝不从旁暗示影射。有鉴于此集刊尚属李敖读者之公器，故我不敢如此私用。

再者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这份集刊时，不要只是走马观花，也不要仅仅满足于集刊中的这些文章。对于其中涉及到的内容，如果能引起大家的兴趣，那不妨深入了解一下，以免局限于一家之言。

我对于这份集刊内容的选取是采用兼容并包的，无论批判李敖的、赞扬李敖的、有理有据的、道听途说的、非黑即白的、红黄蓝绿的，我都会收进来。这是足以表明我不偏不向的态度，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至于资料中的是非曲直、真真假假，还有赖于读者朋友们自行判断，所谓思想之独立，当自此始也。

言論・自由・爭取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 第三輯



-
- 編著者 辰之
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文星書店有限公司
發行人 李敖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 董事長 蘇榮泉
監管組 辰之 督印組 辰之 校訂組 海心
編輯組 辰之 資訊組 辰之 美術組 辰之
訂戶組 海心 發行組 海心
代理發行 小書書報社
臺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版權 保有一切版權
臺灣境外 劉會雲 Martha Liu
總負責人
P.O. Box 14767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 版次 二〇二五年四月一日初版
- 定價
-